

國史讀本

五卷



MG
G624.41
54

國史讀本



3 2167 8556 2

國史讀本卷五目錄

- 唐一百一祿山叛命之始 一百二祿山據河北 一百三東京之陷 一
百四顏杲卿兄弟起兵討賊 一百五續 一百六郭李之初起 一百七
嘉山之戰 一百八潼關之陷 一百九續潼關之陷及玄宗幸蜀 一百
十太子留守討賊 一百十一肅宗卽位於靈武 一百十二長安之陷
一百十三祿山之死 一百十四太原之捷 一百十五張巡守雍丘 一
百十六張巡守睢陽 一百十七續 一百十八收復兩京 一百十九續
一百二十史思明來降再叛 一百二十一安史之復合 一百二十二
九節度相州之潰 一百二十三季光弼河陽之戰 一百二十四續 一
百二十五續 一百二十六邠山之敗及史思明死 一百二十七再復東都
一百二十八史朝義之伏誅 一百二十九張后及李輔國之亂政 一

- 百三十績 一百三十一僕固懷恩之叛 一百三十二吐蕃陷長安 一
- 百三十三僕固懷恩之敗 一百三十四郭子儀單騎盟回紇 一百三十五
- 績 一百三十六元載籌邊之策 一百三十七魚朝恩亂政始末 一百
- 三十八楊炎兩稅之制 一百三十九劉晏畧傳 一百四十績 一百四
- 十一績 一百四十二綜紀代宗時政 一百四十三李光弼之晚節 一
- 百四十四郭子儀之晚節 一百四十五盧杞亂政 一百四十六諸鎮連兵
- 拒命 一百四十七李惟岳之平 一百四十八朱滔王武俊之叛 一百
- 四十九軍興聚斂之政策 一百五十顏真卿之忠節 一百五十一陸贄直
- 諫之始 一百五十二涇原亂兵犯闕 一百五十三段秀實之死節 一
- 百五十四奉天之危急 一百五十五興元改元下詔罪己 一百五十六李
- 懷光之再亂 一百五十七李晟勤王之績 一百五十八績 一百五十
- 九李晟收復京師 一百六十李懷光之平 一百六十一河北兵事稍定

- 一百六十二貞元弊政 一百六十三李晟之被讒 一百六十四吐蕃却
 盟 一百六十五李泌相業 一百六十六李泌外交之策 一百六十七
 陸贄相業 一百六十八續 一百六十九王叔文之獄 一百七十續
 一百七十一憲宗之討劉闢 一百七十二王承宗之拒命 一百七十三
 吐突承璀之僱師附譚忠縱橫之策 一百七十四魏博歸命 一百七十五蔡
 州吳元濟之反 一百七十六裴度之相 一百七十七李愬平蔡之功
 一百七十八續 一百七十九平李師道 一百八十憲宗晚年之驕侈
 一百八十一憲宗暴崩之疑案 一百八十二唐之再失河北 一百八十三
 續 一百八十四續 一百八十五劉蕡對策直言 一百八十六李德裕
 鎮蜀之功 一百八十七宋申錫之獄 一百八十八李訓鄭注之進用
 一百八十九甘露之變 一百九十續 一百九十一文宗晚年受制宦寺之
 苦 一百九十二杜牧之論時事 一百九十三武宗之英斷 一百九十

四回鶻之平回鶻即回紇憲宗時改名

一百九十五續

一九十六李德裕籌邊

之策

一百九十七昭義之叛

一百九十八續

一百九十九續

二

百續



國史讀本卷五

咸陽李岳瑞編

唐一百一 祿山叛命之始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畜異志。殆將十年。以上春秋高。且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協。屢言其必反。爲上書策請除祿山。同平章事。召令赴闕。而以賈循爲范陽。呂知誨爲平盧。楊光翽爲河東。則勢分而後患除矣。上卒不聽。國忠因欲促祿山速反。以驗其言。祿山知之。反謀始亟。其黨亦勸令速發。嚴莊高尙爲之謀。主。張通。儒。孫。孝。哲。史。思。明。爲之腹心。田承嗣。蔡希德。崔乾祐。尹子奇。之徒。皆其爪牙。猛將也。尙頗工詞翰。方李林甫。媚疾。專政。文學。寒。峻。之。士。皆。無。路。自。進。尙。旣。困。不。得。志。常。歎。曰。高。尙。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耶。遂。薄。遊。河。朔。祿。山。引。置。幕。府。專。典。箋。奏。莊。才。幹。通。敏。能。治。繁。劇。祿。山。尤。倚。任。之。天。寶。十。三。載。祿。山。自。京。師。歸。范。陽。

遂不復入朝。而請用蕃將代漢將。至三十有二人。左相韋見素力持不可。上竟從祿山之請。中官用事者悉受祿山賂。盛言祿山竭誠奉國。上益不疑。會祿山之子成昏於京師。上手詔召之觀禮。祿山辭不至。而表請獻馬三千匹。以蕃將二十二人部送之。執鞍之蕃兵。每匹又二人。河南尹達奚珣力言不可許。上始稍悟。有疑祿山之意。乃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却其進馬。而召令十月朝華清宮。神威至范陽宣旨。祿山踞牀。微起。竟不拜。但問聖人安穩而已。唐之臣子例呼天子為聖人神威還。泣白曰。幾不得復見大家。於是朝野灼然知祿山之必反矣。

唐一百二 祿山據河北

祿山反。謀既決。獨與嚴莊高尙。日夕密計。將佐皆莫之知。獨怪其數月以來。屢享將士秣馬厲兵而已。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眾。反於范陽。命副將賈循留守。諸將皆引兵夜發。祿山出薊城南。大閱誓衆。以討楊國忠為名。長驅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承平久。百姓累世不

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本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被禽被戮。無能拒之者。祿山先期遣人詣太原。劫副留守楊光翹以去。太原官吏奏狀。上猶謂惡祿山者之譏言也。數日乃知其定反。然後召宰相謀之。國忠揚揚有得意。曰。今反者止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京師矣。上以爲然。會封常清入朝。上召見。問方畧。常清大言曰。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折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之闕下。上悅。以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常清卽日乘驛赴洛陽。募兵得六萬人。斷河陽橋爲守備。上又以皇子榮王琬爲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京師市井無賴也。仙芝出關屯於陝郡。祿山至靈昌津。以緇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朔風嚴寒。一夕冰合如砥。乘之以渡。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所過殘滅。上下詔親征。旣而不果。

唐一百三 東京之陷

祿山既陷滎陽。西趨洛邑。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於葵園。再戰於上東門。皆敗。東京遂陷。達奚珣降於賊。留守李愷。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愷收殘兵拒戰。皆棄愷潰去。愷獨坐府中與弈。俱被執。死之。常清西走陝。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銳不可當。今潼關尚無守兵。賊若豕突入關。京師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兵西去。賊追者已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騰踐死者甚衆。至潼關。脩完守具。賊至不得入而還。河南郡縣皆沒於賊。於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畿內恟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都不進。故朝廷得爲之備。援兵亦稍集。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且誣以盜減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齎敕。卽軍中斬二帥。常清臨死。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勿輕此賊。時朝議皆謂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言之。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方養疴京師。上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

元帥翰以疾固辭不許。命將新舊兵共二十萬軍於潼關。翰病不能治事。使副將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不相統壹。翰用法嚴急而不恤士卒。諸軍皆懈弛無鬥志。蓋不待國忠之促戰。識者已早知其必敗矣。

唐一百四 顏杲卿兄弟起兵討賊

祿山之至常山也。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喜。賜以金紫。質其子。使仍守常山。又使李欽湊將兵守井陘口。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喻其意。乃合謀起兵討賊。真卿者杲卿之弟也。爲平原太守。知祿山必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也。易之。及寇起。河北郡縣皆風靡。獨平原堅守不下。上聞而歎曰。朕不識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此。真卿使剏將密懷文牒。潛說諸郡。諸郡多應者。乃召募勇士得萬餘人。諭以討賊之義。繼以涕泣。士皆感憤。河北諸郡聞真卿起義。皆聚衆誅僞官以應之。共推真卿爲盟主。杲卿將起兵與真卿往來密計。欲連兵斷賊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乃僞稱祿山命召李欽湊。

至。則以妓樂酒食犒之。并其黨皆大醉。乃斷欽湊首。收其兵仗。於是大河以北。翕然反。正者凡十七郡。義兵合二十餘萬。杲卿使其客馬燧說賈循曰。祿山負恩悖逆。雖克東都。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順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巢穴。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未及發。麾下洩其謀。祿山使人誘循殺之。燧逃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杲卿起兵。纔八日。城守未及完。而賊將史思明。蔡希德已至。杲卿晝夜拒戰。食盡。矢竭。竟被陷。執送洛陽。見祿山大罵不屈。祿山怒。并履謙縛諸柱。而磔之。血肉狼藉。猶罵不絕口。顏氏一門死於賊刃者三十餘人。

唐一百五續

真卿之起兵也。清河人李萇者。年甫弱冠。爲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倡大義。河北諸郡倚公爲長城。清河公之西隣。國家承平時。江淮河內錢帛皆儲於此。謂之北庫。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公所使矣。真卿奇之。欲與以兵。衆以爲萇年少輕慮。徒分兵

力。決。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募。就。館。復。爲。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糧。械。以。資。軍。公。乃。疑。而。不。納。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屬。將。爲。公。西。面。之。強。敵。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以。兵。六。千。人。授。之。送。至。境。握。手。與。別。募。曰。朝。廷。遣。程。千。里。以。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先。擊。魏。郡。魏。郡。既。下。使。爲。西。南。主。人。然。後。分。兵。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及。幽。燕。郡。縣。之。未。下。者。清。河。平。原。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分。軍。循。河。制。其。北。走。之。路。計。王。師。東。討。者。不。下。二。十。萬。義。兵。西。向。者。亦。不。下。十。萬。公。佯。表。朝。廷。堅。壁。勿。戰。旬。月。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乃。出。兵。會。清。河。博。平。軍。軍。於。堂。邑。西。南。賊。帥。遣。其。將。以。二。萬。人。拒。戰。三。郡。兵。力。戰。竟。日。大。破。之。遂。攻。魏。郡。軍。聲。大。震。既。而。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以。兵。來。會。真。卿。陳。兵。迎。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軍。平。原。城。南。休。養。士。馬。真。卿。每。事。咨。之。由。是。兵。權。稍。移。於。進。明。矣。

唐一百六 郭李之初起

祿山之亂。唐幾失天下。奏再造之勛者。郭子儀。李光弼也。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備宿衛。數建邊功。祿山之叛。爲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光弼本契丹種人。隸營州柳城。父楷洛。率衆歸朝。禦吐蕃有功。卒於師。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幼善騎射。初從王忠嗣。忠嗣奇之。常曰。它日得我兵者。光弼也。安思順鎮朔方。愛其材。欲以女妻之。光弼不顧而去。與子儀同僚。不相能。及子儀帥朔方。光弼懼。不免。自縛詣堂下。請曰。死罪不敢辭。願卹其老母。子儀下。自解其縛。延與并坐。曰。逆胡犯順。神州陸沈。此乾坤何等時。吾二人尙脩私怨。耶。掃平天下。共獎王室。非異人任也。已有表荐公於朝矣。吾子勛之行相。與共功名耳。因執手泣下。歛不能止。尋有詔以光弼爲河東節度使。時顏杲卿戰歿。河北郡縣再陷於賊。光弼以朔方軍五千東救常山。常山子弟執賊將安思義。獻於軍門。光弼釋其縛。問以計。思義曰。吾軍遠行疲勞。猝逢大敵。恐不可支。不如歛兵入守。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求戰。不得氣沮。心離。乃可圖也。光弼曰。善。乃據城以待。明日。思明以二萬騎傅城下。光弼發勁弩五百射。

之。賊逡巡稍退。光弼乃出城。與賊夾滹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近援。方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已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旂鼓。伺賊方飯。出不意。盡殲之。思明懼。遂引兵去。光弼與子儀會於井陘。

唐一百七 嘉山之戰

郭子儀、李光弼大敗史思明於九門。還至常山。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番出戰。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官軍乘之。又敗諸沙河。祿山復使步騎五萬人北就思明。又使蔡希德、牛廷玠發范陽兵助之。合七萬餘人。而蕃兵居五之一。子儀至恆陽。思明亦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相與謀曰。可以戰矣。於是督僕固懷恩、渾釋之諸將與賊軍戰於嘉山。賊軍大敗。斬首四萬級。捕獲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奔走。至暮。杖折槍歸。營奔於博陵。光弼就圍之。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來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爲官軍所獲。將士家在幽州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

嚴莊高尙詬之曰。汝數年來教我反。以爲可萬全。今潼關距守。數月不能進。北路又絕。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復見我矣。尙莊懼。數日不敢見祿山。時祿山已僭帝號。國號大燕矣。會田乾真自關下來。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有敗。豈能一蹴而成。四方援軍雖集。然半皆新募烏合。未更行陳。安能敵薊門精銳之師。尙莊有佐命勛。未可棄也。祿山悅。復召尙莊入見。待之如初。祿山議棄東都。走歸范陽。計未決。李光弼表稱。祿山在洛陽。幽州空虛。當進軍。直擣范陽。傾其根本。使賊退無所歸。必成禽矣。會潼關失守。子儀。光弼。急迴軍西入關。

唐一百八 潼關之陷

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亂。莫不切齒。哥舒翰之行也。裨將王思禮說翰以抗表。請誅國忠。翰恇怯弗敢從。思禮又請將三十騎劫取國忠。至潼關。誅之。翰曰。若此。是翰反。非祿山反矣。或說國忠。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一旦援旂西指。於公豈不危哉。

國忠大懼。因說上。翰軍無後繼。乃增募萬人。屯灊上。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爲國忠所圖。悉召灊上軍詣已。且因事斬其將。國忠益懼。會有告賊軍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者。上遣使趣翰出關。規復陝洛。翰奏曰。祿山老於軍事。今始謀逆。詎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耳。且賊軍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聞賊以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禽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尙未齊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奏言。請引得勝之師。北取范陽。覆賊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宜固守。不可輕出。哥舒老將其言。不可違也。國忠益疑翰謀已。日言於上。以爲賊方無備。而翰故逗留。老師費財。將失機會。上以爲然。數遣中使促翰出關。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曰。大事去矣。遂引兵出關。遇賊將崔乾祐之師於靈寶西原。

唐一百九 續潼關之陷及玄宗幸蜀

官軍與乾祐會戰。乾祐伏兵於險。翰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進。

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不知賊尚有精兵在其陳後也。兵旣交。賊僂旂如欲遁者。官軍怠不爲備。須臾伏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官軍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施。翰以氈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作。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燄漲天。官軍不能張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烟中。聚弓弩而射之。日暮矢盡。始知無賊。乾祐使同羅精騎自南山。陔中繞出。官軍之背。官軍駭亂。不知所爲。於是大潰。賊乘勝蹙之。後軍見前軍敗。皆潰走。河北軍聞之。亦潰。翰獨與百餘騎走入關。士卒從之以入者。僅八千人。翼日城陷。火拔歸仁執翰以降。祿山囚翰而斬歸仁。潼關旣敗。畿內守兵皆散。楊國忠首進幸蜀之策。上倉皇出走。諸王妃主皆不及從。賊至。悉被害。車駕至咸陽。日已中。上猶未食。民有以糲飯獻者。上皆酬以直。召見慰勞之。衆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項以來。廷臣以言爲諱。唯阿諛取容。

闕門之外。陛下遂不得而知。草野之民皆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未由上達耳。上曰。此朕之不明。悔之何及。慰諭而遣之。

唐一百十 太子留守討賊

是時朝野上下。咸切齒於楊國忠。欲誅之。將軍陳玄禮以其謀告太子。猶豫未及發也。會車駕至馬嵬驛。有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遽大呼。國忠與胡虜謀反。執而殺之。盡屠其家屬。上聞變。親出驛門。慰諭士卒。士卒猶不肯退。玄禮進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上不得已。殺貴妃以說軍士。皆呼萬歲。翼日。上將發馬嵬。朝臣唯韋見素一人。將士多不願入蜀者。上召御史中丞韋諤議之。諤曰。還京當有禦寇之備。今兵衛軍弱。何可東向。且至扶風。徐圖去就耳。衆以爲然。乃從之。及將行。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舍此欲何之耶。上爲按轡久之。乃令太子留後。宣慰父老。父老皆曰。至尊既不肯留。臣等願從殿下。東討賊。須臾聚者數千人。太子不許。將跋馬而西。其子建寧王倓叩馬諫曰。逆胡犯闕。四

海分崩。不因人心。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虜矣。人情一渙。不可復合。欲復至此。安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并力。東討逆賊。克復兩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奉迎至尊。孝之大者。孰過于是。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使長子廣平王俶馳白上。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四千人從太子。時軍中已潛懷異志。陳玄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諭之曰。朕信用非人。以至於此。卿等倉卒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勞苦至矣。朕甚媿之。蜀道阻長。郡邑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曹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衆皆哭曰。臣等誓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於是軍心始定。

唐一百十一 肅宗卽位於靈武

玄宗之西行也。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肯受。乃止。時太子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

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倭略識其將吏。且道近士馬全盛。裴冕世臣。必無異志。速往就之。徐圖大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于是西北行。途中士卒失亡什七八。比及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兵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朔方將吏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久駐之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致此北收諸城兵馬。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圖中原。此萬世一時也。留後杜鴻漸奉牋太子。籍朔方兵食之數以獻。太子大悅。從之。鴻漸使水陸運餽。少遊葺次舍。庀資儲。自迎太子於平涼。進見。說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方睦。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逆胡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皆倣乘輿太子。至。悉命撤之。裴冕杜鴻漸等上牋。請遵馬嵬之命。卽皇帝位。太子不可。冕等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者。冀攀鱗附翼。成尺寸之功耳。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勉徇衆心。爲社稷計。牋五上。乃許之。肅宗卽位於靈武。尊玄宗爲上皇天帝。初。京兆李泌幼以神童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爲布衣交。楊國忠惡之。泌辭歸隱居。

穎陽。上自馬。馳北行。遣使召之。泌至。上大喜。出則聯轡。臥則對榻。常呼爲先生。而不名。上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視宰相貴矣。何必屈其志哉。乃止。

唐一百十二 長安之陷

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孝哲爲祿山所寵。尤用事。豪侈果殺戮。賊黨皆畏之。於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然賊酋皆釐猛。無遠略。既陷西京。自以爲得志。無復西出之意。故兩宮得安。行無恐。同羅突厥。從祿山反者。皆非其本心。既入長安。相率逃歸朔方。欲盜據邊鄙。上遣人招之。來歸者甚衆。初上皇每酺宴。輒設太常雅樂。雜以教坊鼓吹。及舞馬。犀象之屬。祿山見而悅之。既陷京師。命搜捕樂工。運載舞衣樂器。驅其舞馬。犀象。皆詣洛陽。既至。祿山燕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子弟往往歔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痛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柱。支解之。海清死。罵不絕口。祿山聞京師百姓乘亂多盜庫物。乃命大索三日。并民間私

財。盡掠之。又命府縣推接。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支蔓無已。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北行長安。人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京師。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黨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畿縣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敗而復起。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於岐隴。皆附於賊。旣而西門之外。皆已反正。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逾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與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薛景仙之功也。

唐一百十三 祿山之死

上問李泌。今敵強如此。何時可定。泌曰。臣觀賊所得子女玉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方之志耶。今獨胡虜爲之用耳。中國之人。自高尚嚴莊外。餘皆爲賊所脅。非其本心。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則思明與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吾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阿史那承

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路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郭李兩軍互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常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奉復命。建甯爲范陽節度。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幽州。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堵。然後大軍四合。聚而殲之。可使無遺類矣。上悅其言。而亟於收復兩京。竟不能用也。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不復覩物。性尤躁急。左右小不如意。輒加箠撻。雖嚴莊之貴。猶不得免。奄人李豬兒被撻尤多。祿山愛少子慶恩。欲以代長子慶緒。慶緒憂懼。不知所出。莊乃教之。以行大事。慶緒從之。夜與莊立帳外。使豬兒持刀直入帳中。刺祿山腹。刃出其背。腸流數斗而死。慶緒自立爲帝。以莊爲御史大夫。事無大小。悉取決焉。慶緒昏懦。言辭無序。莊常禁制之。不令見人。

唐一百十四 太原之捷

長安之陷也。郭子儀奔命靈武。李光弼留守太原。賊四面攻之。史思明博陵。蔡希

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玠。自。范。陽。咸。會。於。城。下。光。弼。麾。下。精。兵。悉。赴。朔。方。所。餘。團。練。烏。合。之。衆。不。及。萬。人。思。明。意。氣。驕。甚。謂。太。原。抵。掌。可。取。既。得。太。原。當。遂。長。驅。以。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脩。城。以。待。之。光。弼。曰。不。然。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脩。城。是。未。見。敵。而。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居。民。於。城。外。掘。壕。取。土。作。壘。數。十。萬。衆。不。知。所。用。及。賊。來。攻。光。弼。用。以。增。壘。于。內。壞。輒。補。之。賊。攻。城。月。餘。不。下。乃。還。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其。西。有。隙。輒。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卒。警。邏。未。嘗。稍。懈。賊。不。得。入。光。弼。之。治。軍。也。人。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而。使。各。盡。其。用。有。錢。工。二。人。喜。穿。地。道。賊。於。城。下。仰。而。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以。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步。必。先。視。地。賊。爲。梯。衝。土。山。臨。城。光。弼。以。地。道。迎。之。近。城。輒。陷。死。者。無。數。退。營。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爲。備。光。弼。乃。大。穿。地。道。周。賊。壘。搗。之。以。木。旣。成。光。弼。勒。兵。城。上。使。裨。將。以。數。千。人。出。如。出。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擾。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

祿山已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希德圍太原。光弼以敢死士出擊。大破之。斬首七萬級。希德遁去。是役也。微光弼。則太原破。而靈武危矣。

唐一百十五 張巡守雍丘

張巡。鄧州南陽人。博學。通兵法。氣志高邁。不與庸俗合。時人莫知也。開元末。舉進士。楊國忠貴盛。或勸一見。且得貴仕。巡詔曰。是可近乎。卒不往。更調真源令。祿山反。巡起兵討賊。至雍丘。雍丘令令狐潮。已附賊。爲賊擊淮陽。巡戮其妻子。禱諸城上。潮怨。還攻巡。以賊衆四萬薄城。城人大恐。巡諭之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出不意。擊之。可走也。衆皆曰善。巡所將僅二千人。以千人乘城。將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賊少。卻。明日。復來攻。設飛樓臨城。巡束芻。灌膏。以焚之。賊不敢逼。巡伺隙。出擊。輒獲。勝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而食。裹瘡。以戰。潮素善巡。至城下。語巡曰。本朝危蹙。大事已去。盍相從。以取富貴乎。巡叱之。潮慙而去。時天子蒙塵。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矣。巡陽許諾。詰朝。堂上。設天。

子。像。率。將。士。朝。謁。人。雨。泣。引。六。人。至。責。以。大。義。立。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十。餘。船。將。發。巡。出。兵。牽。制。潮。別。遣。勇。士。趨。河。濱。盡。取。之。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被。黑。衣。夜。繩。之。城。下。潮。兵。爭。射。之。良。久。復。繩。以。上。已。得。矢。數。十。萬。矣。其。後。復。夜。繩。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人。夜。斫。潮。營。賊。衆。大。亂。追。奔。十。餘。里。幾。獲。潮。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假。巡。先。鋒。常。資。助。之。會。巨。戰。敗。東。走。巡。失。援。而。睢。陽。太。守。許。遠。遣。使。邀。巡。巡。乃。引。所。部。就。遠。與。共。城。守。肅。宗。拜。巡。河。南。節。度。副。使。

唐一百十六 張巡守睢陽

許遠故宰相敬宗之曾孫也。與巡同年生。月日後于巡。呼巡爲兄。自以才不及巡。故開門納巡。授之柄。而處其下。無少疑忌。巡治軍。主攻戰。遠專主糗械。肅宗至德二年。祿山死。虜緒謀南擾江淮。使其將尹子奇。以十餘萬衆攻睢陽。巡召諸將士。語之曰。吾蒙國厚恩。賊來唯一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酬。勛以此常懷耿耿。聞者皆感慨。願效死。乃椎牛大享。悉軍出戰。賊望見官軍少。皆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奔數十。

里。其年五月。麥大熟。賊悉衆來刈。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賊亦申警。備俄而鼓聲驟息。賊覘城上兵已休息。乃弛備。巡使大將南霽雲等開城直抵子奇所。斬將。擐旗。有大酋引胡騎千餘。攀城招巡。巡陰縱勇士數十人伏墮中。持陌刀強弩。約曰。聞鼓聲而起。酋恃衆不爲備。城上鼓譟。伏發禽之。萬弩皆注矢外。向賊救者不得前。巡欲射子奇。苦不相識。因剡蒿爲矢。賊喜謂城中矢盡矣。持白子奇。巡乃識其狀。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其左目。賊退走。至七月復來。初。睢陽有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虢王巨發其半。餽濟陰濮陽。遠固爭不聽。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斲木皮。糞敗紙。皆羸弱不能任。兵械賊偵知之。輟攻具不復進。但爲長圍。以坐困之。巡出其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忠義曾不少衰。吾恨不能割肌膚以啖衆。甯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乎。乃烹以享衆。坐者皆泣不能仰視。以故孤城日困。而士心益固。

唐一百十七 續

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餘六百人。巡與遠分城而守。賊來攻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往。

棄賊來降。爲巡死戰。於時賀蘭進明方在臨淮。擁兵不救。巡乃令南霽雲以三十騎潰圍而出。告急於進明。霽雲出城。賊衆數萬遮之。霽雲左右盪決。賊皆披靡。及出止。亡其兩騎耳。旣見進明。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說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意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進明。舉座皆感激。泣下。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卽馳去。至甯陵。得廉坦兵三千人。與俱冒重圍入城。所餘僅千人矣。城中知援絕。皆痛哭。議棄城東走。巡遠相與謀。以爲睢陽江淮保障。若棄之而去。使賊得乘勢長驅。是棄江淮也。決意堅守。以待援師。旣而羅雀掘鼠。俱盡。人皆病。莫能興。賊遂登城。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死當爲厲鬼。以殺賊耳。巡與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遠被執。送洛陽。亦不屈死。巡初守睢陽。士卒萬人。居民亦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其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恆。臨機應猝。動詢大將。非知兵之變者也。吾第使兵識將識士情。如臂。

使。指。人。自。爲。戰。不。亦。可。乎。守。睢。陽。歲。餘。大。小。數。百。戰。殺。賊。至。十。二。萬。人。保。障。東。南。使。江。淮。財。賦。無。憂。匱。乏。源。源。輸。轉。卒。成。滅。寇。之。勛。者。巡。之。力。也。

二十四

唐一百十八 收復兩京

上自靈武。進幸鳳翔。隴右河西四鎮兵皆會京師。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不可勝數。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兩軍并塞東北。自媯檀南取范陽。上以爲迂。泌曰。今以大衆直取兩京。固無不克。然賊必再強。我必再困。何也。吾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部蕃兵。耐寒畏暑。乘新至之銳氣。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然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征戰之事。正無涯耳。不若先用之於寒鄉。傾其根本。則賊靡所歸。餘孽永絕矣。上曰。朕愈切晨昏。不能待也。於是回紇可汗遣其子葉護。以精兵四千餘人至。上乃命廣平王爲元帥。郭子儀副之。將諸軍十五萬發鳳翔。勞享諸將。謂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若其不捷。臣必死之。大軍至長安城西。陳于香積寺。

北。豐水之東。李嗣業爲前軍。子儀爲中軍。王思禮殿。賊衆十萬。陳于其北。李歸仁挑戰。官軍逐之。爲所卻。軍中驚亂。嗣業曰。事急矣。不以身餌賊。將無子遺。乃肉袒執長刀。立陳前。大呼奮擊。當其鋒者人馬俱碎。於是諸軍如墻而進。嗣業身先士卒。所向披靡。王難得中流矢。傷眉。皮垂障目。難得自拔。矢掣去其皮。血流被體。奮戰不已。嗣業俄引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之。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始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遲明。諜報賊帥皆已遁矣。大軍入西京。

唐一百十九 續

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金帛子女。悉歸回紇。長安旣克。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不得已。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將爲賊固守。不可復下矣。願至洛陽。而後圖之。葉護驚躍下馬。跪捧王足曰。當爲殿下徑赴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東。百姓胡虜見倂拜。葉護皆感泣曰。廣平王眞華之主也。倂留長安三日。卽引兵東出。賊帥張通儒收餘衆走。

保陝。安慶緒悉發洛下兵。使嚴莊將之。就通儒拒官軍。步騎尙十五萬。廣平王至。曲沃。棄護。使回紇。傍南山。搜賊。伏兵。因營於嶺北。郭子儀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官軍初與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出。襲其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盈野。嚴莊張通儒棄陝東走。廣平王以大軍入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賊。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慶緒帥其黨。夜啓苑門而出。走河北。官軍入東京。回紇因縱兵大掠。意猶未厭。廣平王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慶緒走保鄴郡。從者不滿千人。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始招募河北諸郡人馬。衆至六萬。其勢復振。果如李泌之言。於是嚴莊降於子儀。陳留人亦誅尹子奇。以其首來獻。河南畧定。

唐一百二十 史思明來降再叛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驍將李歸仁。以精兵數萬人。潰歸范陽。慶緒忌思明之強。使阿

史那承慶往徵兵。因圖之。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所以爲安氏盡力者，迫于凶餓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能帥所部歸朝，此轉禍爲福之會矣。裨將烏承玳亦曰：慶緒葉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偕亡乎？思明以爲然。承慶至范陽，思明引入內室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而後囚承慶，使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上大喜，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遣烏承恩持詔宣慰。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下。高秀巖亦以河東歸命。雖相州尙爲慶緒所據，而河北率爲唐有矣。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爲所親信，陰使圖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所，思明聞而疑之，使人索其裝囊，得光弼牒，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耶？遂殺承恩，抗表言狀。上遣中使慰諭曰：此非朝廷與光弼意，皆承恩所爲耳。殺之甚善。思明命耿仁智張不矜草表，云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攻之，不矜草訖，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削去之。思明聞之，遂殺二人。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欲活之。

仁智大呼曰。人生會有一死。得死忠義善莫大焉。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耳。何若速死之。爲愈耶。思明怒。捶殺之。復舉兵反。

唐一百二十一 安史之復合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雖枝黨離披。猶據七郡六十餘城。軍儲豐。餽慶緒。日以酺飲爲事。高尚張通。儒爭權不協。蔡希德有才畧。通儒忌而殺之。以崔乾祐總兵權。乾祐猜忍。好殺衆心不附。歸降日衆。上命郭子儀李光弼會魯炘等七節度之師。渡河北討。以子儀光弼皆元勛。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者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中官之摠兵。要自朝恩始也。子儀自杏園濟河。破安太清於獲嘉。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軍圍之。慶緒悉鄴中之卒來救衛州。子儀與戰。使善射者三千人伏壘垣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戰方合。子儀僞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悉起。矢如兩注。賊退。走。子儀引兵乘之。慶緒大敗。走入鄴。官軍進拔衛州。遂圍鄴。慶緒窮蹙。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軍於滏陽。遙爲聲勢。既

而發范陽兵十三萬。分道南下。崔光遠爲所敗。思明遂陷魏州。僭號大聖燕王。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動。此欲懈吾軍。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曠日持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既誅。彼自無辭。以用其衆。腹心離析。可不戰而禽也。朝恩以爲不可。乃止。俄而李嗣業攻鄴城。爲流矢所中。薨於軍。官軍驟亡大將。衆皆氣奪。

唐一百二十二 九節度相州之潰

郭子儀等圍慶緒於鄴。築壘。再重掘塹。三周。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自冬涉春。芻粟皆罄。人人皆以爲克。在日夕。而諸軍旣無統帥。進退無所。稟城中人欲降。阻水深。不得出。思明乃自魏趨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爲營。每營擊鼓三百。以壯聲勢。又各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官軍擊之。卽散歸。去則復來。人馬車牛。日有所失。晝偷之。則夜至。夜偷之。則晝至。時中原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北至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僞官車旗幟。伺舟車所聚。密縱火焚之。往來皆有記號。自相辨識。官

軍。邏。捕。雖。嚴。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無。固。志。思。明。乃。直。抵。鄴。下。與。官。軍。刻。期。決。戰。諸。軍。步。騎。六。十。萬。陳。于。河。北。思。明。以。精。騎。五。萬。敵。之。諸。將。以。爲。遊。軍。未。介。意。思。明。忽。直。前。搏。戰。兵。甫。交。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冥。咫。尺。不。相。見。兩。軍。皆。驚。亂。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路。上。皆。滿。戰。馬。萬。匹。惟。存。三。千。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有。司。弗。能。止。旬。餘。方。定。惟。光。弼。與。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而。歸。思。明。收。軍。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慶。緒。窮。蹙。不。知。所。爲。上。表。稱。臣。於。思。明。思。明。手。書。唁。之。願。爲。兄。弟。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往。謁。思。明。陳。兵。待。之。引。入。再。拜。忽。瞋。目。曰。爾。爲。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豈。受。爾。佞。媚。乎。命。左。右。牽。出。并。高。尙。孫。孝。哲。崔。乾。祐。皆。斬。之。收。其。士。馬。引。兵。還。范。陽。遂。僭。帝。號。

唐一百二十三 李光弼河陽之戰

魚。朝。恩。不。嫌。於。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是。時。朔。方。軍。士。憚。光。弼。之。嚴。而。樂。子。儀。之。寬。皆。涕。泣。請。留。子。儀。給。之。曰。我。送。中。使。耳。非。還。京。

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人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素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肅然。壁壘旌旗精彩。皆變。兵馬使張用濟在河陽。謀以精兵突入洛陽。遂光弼而請子儀。其下皆被甲上馬矣。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疆請之。是反也。郭公百口果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來謁。數其罪而斬之。將士莫不悚息。思明既僭帝位。分軍四道。渡河南寇。會于汴州。光弼方巡視諸營。謂汴帥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之。思明至。叔冀戰敗。遂以所部降。思明乘勝而西。光弼整衆至洛陽。留守韋陟請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賊勢將益張矣。不如移軍河陽。北聯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使表裏相應。賊必不敢越我而西。此猿臂之勢也。或曰。洛陽帝都。奈何棄之。光弼曰。守東都則汜水。嶧。龍門。伊闕。皆應置兵。諸君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引軍入河陽。三城有衆二萬。糧纔支十日。按閱營壘。部分士卒。莫不嚴辦。思明入東都。城空無所得。乃引

兵北攻河陽。

唐一百二十四 續

思明屯兵河清。光弼軍野水渡以禦之。劉龍仙者賊驍將也。奉思明命單騎來挑戰。龍仙于馬上。罵光弼。顧諸將。孰往取之。僕固懷恩請行。曰。此非大將之所爲也。白孝德請行。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渡。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閒。是以知之。孝德旣渡。龍仙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龍仙人馬辟易。環隄而走。孝德斬其首。從容策馬歸。陳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日浴于河渚。光弼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染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渡水來奔。盡獲之。相持數日。光弼忽還河陽。留雍希顥守營。戒之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則勿與之戰。降則與以俱來。諸將莫喻其指。漫應之。思明果謂日越曰。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禽矣。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勿歸也。日越將五百騎至柵外。問曰。司空在否。曰。昨夜去矣。曰。孰爲守者。曰。雍希顥。日越默然久之。遽請降。希顥

與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膂。庭暉聞之，亦降。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兩日乎？如過期而援兵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賊攻之甚急，城垂陷。抱玉給之曰：「吾食盡，明日當降。」賊喜，斂軍以待。抱玉繕完守具，明日復請戰。賊怒，盡銳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董秦從思明在河陽，夜帥衆五百，拔柵突圍，降於官軍。

唐一百二十五 續

光弼自將屯中潭，賊將周擊舍南城之圍，并力攻之。光弼令荔非元禮出勁卒列羊馬城內以拒賊，而自乘城東北隅，執小朱旂，號令諸軍。賊恃其衆，直進逼城。八道塹塹而過，光弼使人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而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戰乎？守乎？」曰：「戰耳。」曰：「欲戰則賊爲吾填塹，曷爲禁之？」賊填塹畢，競拔柵而進。元禮帥死士突出，賊卻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乃復引退，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見之，怒使人召元禮，欲斬之。元禮曰：「戰方酣，召我何爲良久？鼓譟而出，賊駭潰，復趣北城。」

光弼遽帥衆返登城望曰賊雖多置而不整不出日中保爲諸君破之召諸將問曰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真當之戒諸將曰爾輩望吾旂而戰吾颺旂緩任爾擇利進止吾急颺旂三至地則萬衆齊進生死以之後顧者斬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辱於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敵吾自到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戰方合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左右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而出僕固懷恩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望使者提刀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颺旂三至地諸將齊進致死呼聲震天地賊衆大潰周摯以數騎遁去思明不知猶攻南城驅所獲俘虜示之乃解圍而走安史並起而思明尤悍於祿山是役也傾國而來決勝負於一舉光弼竭天下之力乃能却之微是戰天寶之禍復見於肅宗之季矣

唐一百二十六 邙山之敗及史思明死

或言思明將士久戍思歸急擊之可以得志魚朝恩信之屢言於上敕李光弼進取

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尙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到卒恃功。不法。郭子儀寬。曲容之。倚以集事。光弼性嚴。一裁之。以法懷恩。畏而惡之。乃附朝恩。言東京可取。上數詔促之。光弼不得已。使李抱玉守河陽。而與朝恩帥懷恩及衛伯玉攻洛陽。懷恩陳於平原。光弼命依險而陳。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在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輕也。命移諸險。懷恩復止之。思明及其未定也。進兵薄之。官軍大敗。光弼懷恩走保聞喜。朝恩伯玉奔還陝。抱玉亦棄城走。河陽懷州復沒于賊。朝廷大懼。益兵屯陝。光弼固求自貶。詔許之。旣而復以爲河南副元帥。思明猜忍好殺。人不自保。其長子朝義無寵於思明。愛少子朝清。欲立之。邙山戰後。思明欲乘勝入關。使朝義爲前鋒。自帥大軍繼之。朝義至陝。爲衛伯玉所破。不得進。思明以爲怯。欲斬之。朝義憂懼。不知所爲。用部將駱悅等計。召思民心腹曹將軍。謀行大事。曹將軍知諸將皆怨。不從。禍必及己。遂從之。思明方宿驛中。朝義以兵三百人入。思明曰。我朝來語。失宜。其及此。然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悅等囚思明於柳泉。

驛既而縊殺之。祿山思明皆以逆胡犯順。窮凶極惡。卒漏天誅。及其死也。乃并遭子禍。如出一轍。斯亦奇矣。朝義僭嗣僞位。時洛陽四面數百里間。皆爲丘墟。而朝義所部。皆祿山舊將。故與思明等。夷朝義。召之多不至。畧相羈縻而已。不能得其用也。

唐一百二十七 再復東都

寶應元年。肅宗崩。廣平王嗣位。是爲代宗。代宗亟於平賊。因遣使詣回紇。脩舊好。且徵兵共討朝義。可汗悅。遣使上表。請自將助國討賊。乃以皇子雍王适爲元帥。僕固懷恩副之。史朝義聞官軍將至。謀於阿史那承慶。承慶曰。唐若獨以漢兵來。宜悉衆與戰。若與回紇同來。此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官軍至洛陽北。分兵取懷州。賊衆數萬。於橫水立柵自固。懷恩陳於西原以當之。遣驍騎與回紇並南山出柵東北。表裡合擊。賊衆大敗。朝義悉其精兵十萬而出。陳於昭覺寺。官軍乘之。殺傷甚多。而賊陳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左右盪決。賊衆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始潰。走人馬相蹂躪。填滿坑谷。朝義

以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三城。留回紇可汗駐東京。使其子瑒帥朔方軍追朝義。回紇在洛中肆行殺戮。死者萬計。火累月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河汴之間皆爲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定。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朝義自濮州渡河。田承嗣等將兵四萬與之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朝義遂不能軍。其大將薛嵩以相衛邢洛四州降於李抱玉。張忠志以恒趙深易定五州降於辛雲京。嵩仁貴之後也。抱玉等入其軍。嵩等悉拱手受代。旣而懷恩至。皆復其位。抱玉雲京疑懷恩有貳心上表論之。朝廷密爲之備。懷恩亦上表自理。上慰勉之。由是遂有隙。

唐一百二十八 史朝義之伏誅

朝義與官軍戰數敗。奔至莫州。僕固瑒就圍之。田承嗣說朝義令親往范陽。發李懷仙之兵還救莫州。朝義從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潰圍而出。朝義旣去。承嗣即以城降。時李懷仙已因中使賂奉仙請降。在僕固瑒軍中矣。而朝義不知也。行至范陽。官軍追之急。而懷仙將李抱忠閉門不納。朝義責以君臣之義。抱忠曰。天厭史氏。唐室

中興。今旣歸。唐豈可更爲反覆。獨不媿三軍之士耶。丈夫耻以詭計圖人。願早擇去。就以謀自全。且田承嗣必已降矣。不然。王師何以至此。朝義泣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城東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並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旣食而去。將北入奚契丹。懷仙追及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而死。懷仙取其首獻諸朝。安史之亂。至是始平。論曰。祿山始禍。思明繼逆。前後亘九年。毒痛四海。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逆胡旣滅。而吾族之威聲從此不競矣。成其亂者。立宗而長其亂者。肅代也。立宗。晚節。荒開門揖盜。肅代。繼體失策。更多不先取。范陽一也。思明旣降。假以威權。二也。以魚朝恩監九節度之師。三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國。幸而獲存者。人心未去。諸將協心。豪傑驅馳於下。中主受成於上。郭子儀。李光弼。實造唐室。君何力之有焉。代宗急於滅賊。舍郭李不用。而倚任孤父子。安史雖亡。而河北終不爲唐有。藩鎮之禍。遂與唐相終始。豈天之未厭亂耶。抑人謀之果不臧也。

唐一百二十九 張后及李輔國之亂政

玄宗以女寵之。故垂老蒙塵。幾亡天下。肅宗戎馬。餘生備嘗險阻。乃不知引爲殷鑑。內制於傾城之哲婦。外撓於盜柄之中官。以爲父則不慈。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君則懦。而不武。唐祚之中衰。豈獨玄宗之咎也哉。張良娣巧慧。能得上意。從上至朔方也。衛兵單弱。良娣侍寢。常居上前。曰。倉卒有變。妾以身當之。殿下可自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卽起縫戰士衣。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也。上由是益愛之。建甯王倓性英果。良娣惡焉。上旣卽位。欲立良娣爲后。李泌諫曰。陛下以討賊之故。權踐大位。非利天下也。至立后。乃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上從之。良娣由是又惡。泌宣者李輔國。本非龍廢小兒。粗嫻書計。給事東宮。上親幸之。輔國遂與良娣比。而傾候。及泌倓竟以無罪賜死。上嘗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因力求去。曰。臣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陛下若不聽其去。是殺臣矣。上驚曰。豈有朕而辦殺卿者。其以吾爲句踐耶。泌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敢求。

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甯耳。以建甯之孝友聰明。肯頓萌異志。且陛下昔欲用建甯爲元帥。臣以爲不如廣平。建甯若有奪嫡之心。固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可以察其心矣。夫既往。不咎臣之言。此欲陛下慎將來耳。建甯之事。已一誤矣。慎無再誤。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言。朕當書紳。時良娣生子。奐王。召密有易儲之意。廣平危甚。故泌言及之。廣平賴是得無恙。而泌卒辭歸衡山。

唐一百三十 續

上既還京。良娣冊立爲后。而輔國專掌禁兵。勢傾朝野。制敕非經其手。中書不敢施行。李揆爲相。至以叔父事之。張后亦時時干預政事。上雖不悅。而莫敢如何也。上皇自蜀歸。以興慶宮故時潛邸。愛而居之。上孝養甚歡。上皇時御樓觀望。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置酒樓下。款之。諸將立功者。亦徒往召入賜宴。輔國素微賤。恒爲上皇左右。陳玄禮高力士所輕。輔國恨之。乃搆亂兩宮。言上皇日與外人交通。

恐不利於陛下。因爲上畫策。遷上皇居西內。以防不測。上未應。輔國亦自疑懼。會上
有疾。輔國竟矯詔。以兵迎上皇入西內。立禮力士等。皆誣以罪。流諸遠州。上皇由是
鬱鬱成疾。有山人李唐者。以隱逸召見。上方抱幼女於懷。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
唐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耳。上泣然泣下。然制於張后。與輔國
竟不敢往朝。上皇也。未幾。上皇崩。上哀思甚至。疾轉篤。時張后與輔國更有隙。密召
越王係。使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後。欲以翌日。誅輔國。及其黨
程元振。輔國知之。是夜。勒兵入宮。矯太子之命。收后。幽之別殿。宮人皆驚駭逃散。上
疾已彌留。重以驚懼。遂崩。輔國卽殺后及係。而扶太子即位。卽代宗也。輔國恃功。益
橫恣。上內不能平。陰欲誅之。乃陽尊禮之。以驕其志。號爲尙父而不名。輔國亦處之
晏然。忽有盜入其第。斷輔國之首而去。上爲發哀。輟朝。贈太傅。知其事者。以爲盜實
上所遣也。

唐一百三十一 僕固懷恩之叛

史朝義之平也。河朔諸將悚息。聽命嚮使。郭李爲帥。則必有所以區處之。舉其梟桀。獷悍之儔。移諸內地。而河北諸州。別選朝官以鎮撫。休息之。終唐世無藩鎮之患。可也。僕固懷恩當是時。已有異志。恐天下治安無事。而兵權不得以久握也。乃奏留薛嵩帥昭義。田承嗣帥魏博。李懷仙帥盧龍。李寶臣即張忠志帥成德。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於是幽魏鎮三帥自爲黨。據其土地。甲兵私其人民。租稅而唐遂終失河北矣。惟薛嵩效忠王室。不肯與三鎮連衡。朝廷資上黨之形勢。以制山東。終唐之世。昭義遂爲重鎮焉。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爲兵。惟使老弱畊稼。數年有兵十萬。奏改其軍爲天雄軍。又選其驍健者。以爲牙兵。故魏軍之強。爲河朔最。初回紇可汗爲其子求昏。肅宗以懷恩女妻之。河北旣平。上詔懷恩與回紇相見於太原。辛雲京方帥河東。與懷恩有隙。恐懷恩之見襲也。閉城不納。亦不犒師。而奏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已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又嫁絕域。功無與比。而爲人搆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罪狀程

元振。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諷令入朝。懷恩抱遵慶足。號泣訴冤。然以懼死爲詞。竟不奉詔。未幾。遂發兵寇太原。上謂郭子儀曰。懷恩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關中河東副元帥。懷恩將士聞之。皆喜。相謂曰。吾輩從懷恩反。天子何面目見汾陽王哉。

唐一百三十二 吐蕃陷長安

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往戍。開屯田。設監牧軍城。戍邏萬里。相望迨祿山之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留兵單弱。數年之間。漸爲吐蕃所蠶食。鳳翔以西。邠州之北。相繼淪沒。吐蕃遂盡取隴右河西之地矣。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羽檄如織。程元振。悉匿不以聞。寇過邠州。上始聞之。而胡騎已至。奉天距京師百餘里矣。上急起郭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旣奉命召募。得二十騎。倉卒西行。至咸陽。虜衆二十餘萬。已渡渭。循南山而東。子儀奏請增兵。元振

猶。過。之。吐。蕃。渡。便。橋。上。倉。卒。不。知。所。爲。乃。出。幸。陝。州。吐。蕃。入。京。師。立。廣。武。王。承。宏。爲。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矣。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並。山。東。行。召。集。諸。軍。得。四。千。人。軍。勢。稍。振。乃。泣。諭。將。士。以。共。取。長。安。雪。國。耻。皆。感。泣。願。受。約。束。上。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在。此。寇。決。不。敢。東。向。臣。不。復。長。安。誓。不。見。陛。下。也。子。儀。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張。知。節。繼。之。晝。則。擊。鼓。張。旂。幟。夜。則。多。然。火。以。爲。疑。兵。吐。蕃。頗。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皇。駭。悉。衆。遁。去。還。圍。鳳。翔。馬。璘。以。千。餘。人。赴。援。突。圍。入。城。不。解。甲。出。戰。單。騎。奮。擊。俘。斬。數。千。明。日。虜。復。至。璘。開。門。待。之。吐。蕃。咤。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引。去。上。還。京。師。諸。臣。上。疏。斥。程。元。振。之。罪。請。戮。之。以。謝。天。下。上。猶。謂。其。有。功。僅。放。歸。田。里。而。已。

唐一百三十三 僕固懷恩之敗

僕。固。懷。恩。使。其。子。瑒。圍。榆。次。爲。部。下。所。殺。懷。恩。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旣。變。禍。必。及。我。矣。因。捉。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

軍懷恩疾走得免遂度河北走靈州上聞之慘然不樂曰吾信不及人致勛臣顛越深用自媿命輦懷恩母至京厚待之子儀如汾州懷恩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懷恩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手詔諭之曰懷恩勛勞著於帝室疑貳之端起自羣小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當詣闕更勿懷疑懷恩竟不從而引回紇吐番入寇京師震駭會子儀自河中入朝詔出鎮奉天以拒之子儀戒諸將曰寇深入利速戰吾堅壁待之彼必以吾爲怯而不備乃可破也旣而夜出陳于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不戰而退至邠州攻之不克遂遁歸子儀令子晞將兵守邠州晞縱兵爲暴邠帥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判官段秀實自請爲都虞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刺傭保壞酒器秀實列卒盡斬之取其首注槊上植之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蹶卒一人牽馬至晞營甲者出秀實笑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見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功業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

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旦俱至。孝德所謝。邠卒無事。

唐一百三十四 郭子儀單騎盟回紇

懷恩既敗而歸。復誘回紇吐蕃數十萬衆。與之入寇。郭子儀奏。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令鳳翔。邠。鎮。西。及河南。淮。西。滑。濮。諸節度。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懷恩中途遇暴疾死。吐蕃十萬至奉天。始列營朔方。大將渾瑊帥驍騎二百衝之。虜衆披靡。瑊挾其一將躍馬而還。士氣大振。時上方集百官於資聖寺。講仁王經。聞寇至奉天。始罷講。召子儀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百官入朝。魚朝恩宣言曰。強寇近在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捍寇。而欲脇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遂寢。會大雨旬日。寇不得進。大掠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上聞寇退。復開座講經。吐蕃退至邠州。與回紇遇。復連兵而東。進圍涇陽。子儀嚴備不與戰。時

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令公豈真在此耶。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寇衆我寡。難以力敵。昔吾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衛。子儀曰。此不足威敵而適啓其疑。滋爲害耳。不如單騎往。郭晞叩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奈何輕其身以餌虜乎。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危。吾以至誠與之言。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矣。以鞭擊其手曰。去。

唐一百三十五續

子儀逕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矣。回紇大驚。其大將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諸酋相顧曰。是矣。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藥葛羅手而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也。不可謂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新怨。背恩德而獎叛逆。何其愚耶。且懷恩背君棄母於汝。何有。吾今挺身而來聽汝殺我。我之將士當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

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不然我曹何敢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不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而取富爲汝計孰便于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舉酒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宗祀滅絕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言諸酋皆大喜曰向以巫從軍巫言此行不與唐戰常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吐蕃聞之引兵夜遁藥葛羅帥衆追之子儀遣將與之俱及吐蕃於靈臺西原大破之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京師解嚴

唐一百三十六 元載籌邊之策

回紇旣盟而吐蕃猶數入爲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甯力不能禦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元載之爲相也雖鬻權好貨朝野側目而籌邊馭將頗中機宜乃與子儀謀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移鎮邠諸將皆以爲然乃徙馬璘

爲涇原節度使。磷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後事。初四鎮兵遠赴中原之難。數遷徙。積勞弊。及當徙涇。衆皆怨。誹兵馬使王童之謀。因以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召掌漏者。陽怒其失時。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未及。四更已天曙矣。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當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作。秀實令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弗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於涇。初。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要害。及是言於上。曰。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番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吐蕃棄而不守。每歲盛夏。虜輒畜牧青海。去塞甚遠。乘間築城。二旬可畢。移京西之軍以守之。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之腹心。則關中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密遣人出隴山。商度功用。會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上與之謀。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聽一書生語。欲舉國以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

寢論者頗惜之。

唐一百三十七 魚朝恩亂政始末

程元振既敗魚朝恩始專攬朝權自肅宗以來奄人雖預軍政然但爲諸道監軍而已未嘗獨將也其獨將則自朝恩始初肅宗置神策軍以郭英乂帥之朝恩爲監軍英乂入爲僕射朝恩自將之自是遂不置帥及上幸陝朝恩舉陝城扈駕諸軍皆并入神策以張其勢京師平從上還宮遂以軍歸禁中其衆浸多乃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唐世中官之禍所以甚於東漢者掌兵與不掌兵之殊也代宗之馭臣下也專用老氏將取故與之術先寵祿以驕其志繼姑息以長其奸俟其惡旣稔然後驟出不意誅鋏而覆滅之初翦朝恩繼誅元載皆是術耳嘗釋奠於國子監命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朝恩遽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抗矣旣而遂以朝恩判監事常袞奏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朝恩於是執易高坐講鼎卦九三以譏宰相王縉怒形於色獨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朝恩

既勢傾朝野。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政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豈有不由我者耶。上聞而不懌。元載乃乘間奏請除之。上令載密爲方畧。朝恩入殿門。恆以勇士百人自衛。載悉厚結之。且令臯甫溫握兵於外。遙爲聲援。計旣定。乃白上。上以寒食節。宴貴近於中書省。酒罷。朝恩將出。上責其潛懷不軌。叱衛士縊殺之。輿尸還其家。仍賜錢以葬。

唐一百三十八 楊炎兩稅之制

三代井田之法。變於商。執以其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問多寡也。唐租庸調之法。變於楊炎。以其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問高下也。然定稅以丁者。難考。以畝者。易覈。兩稅之法。炎創之而民便之。遂通行至今矣。武德之初。用前代戶調法。制每丁租一石。絹二丈。綿三兩。此租庸調之所繇始也。民有田。則有租。租者。言以田授民。而徵其租入也。有家。則有調。調者。言據丁土所樹藝而調取之也。有身。則有庸。庸者。言人出絹疋。以當役。庸之直也。當是時也。財歸左藏。兵蓄府衛。官有定員。貢無加配。可不

謂國家富庶。黎庶蒙業。哉。玄宗倦勤。用度奢靡。宇文融。王鉷之徒。爭以聚斂。結主知。始有額外進錢。兩京淪陷。肅宗卽位。籍江淮富商稅鹽麻銅冶鬻官勳爵邑度道土。僧尼而用度。猶不給大歷以來地頭青苗諸稅起財賦之名。益禁如亂絲矣。夫承平日久。則生齒繁而侵冒多。宇文融括田之議所由起也。版籍散亡。則科征繁而名目衆。楊炎兩稅之制所由行也。融守高祖太宗之法而務盡者也。炎變高祖太宗之法而務簡者也。盡則民滋怨。簡則法易行。天下之所由惡融而於炎則無貶辭焉。初敕兩稅外加斂者以枉法論及其弊也。朝廷有非時之需。索有司謀上供之羨。餘則陽避聚斂之名。陰行加賦之實。而閭閻重困矣。古今無不敝之法。何況財賦後之論者。乃以蔽罪於炎。豈持平之論也哉。

唐一百三十九 劉晏畧傳

理財者。民事。非官事也。以官理財。未有不病民者也。奉漢以後。以官理財。而使民不病者。劉晏一人而已矣。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甫八歲。獻頌行在帝

寄其幼命張說試之說曰此國器也卽授太子正字號神童名震一時代宗時一爲宰相旋罷旋起尋以御史大夫領江淮轉運及租庸鹽鑛等使時大兵甫罷京師斗米千錢畿內之民至鬻麥穗以輸租賦晏乃按行淮泗達汴入河循底柱三門觀前代遺迹盡得其利病所在然患爲人牽制不盡其用乃移書宰相元載言漕運利害各有四三輔方苦重稅江淮粟至可減租賦利一東都彫敝戶口稀少漕路流通則流亡漸集利二藩鎮跋扈戎虜猾夏聞我軍儲豐衍必生畏懼可以震耀夷夏利三舟楫旣通百貨輻湊可追貞觀開元之盛利四潼關以東見戶纔千餘而責以轉粟輓漕勢必無人應募一病也寇亂以來河汴不復脩治崩岸頽厓所在皆是二病也大河南北戍邏久絕寇攘奸宄乘機掠奪三病也中原萬里屯守相望輓漕所至輒留以餽軍四病也載方貴寵用事得書卽盡以漕事委之故晏得盡其才漕運始至天子大悅以鼓吹送諸東渭橋曰卿朕之鄼侯也凡歲致粟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價不至翔貴矣南遷吏部尙書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常袞爲相忌其才

奏爲左僕射。實欲奪之權也。代宗以財政方殷。詔領使如故。

唐一百四十 續

晏之分。辟諸道租庸使也。慎簡臺閣。士專之。便宜補署。至數百人。皆新進。銳敏極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權貴干求。請假職事者。厚廩餼以奉之。而未嘗使親治。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故利重於名。檢核出納。一委士人。吏胥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豪髮無敢隱。惟晏能行之。他人不能學也。第五琦始推鹽佐軍。與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計一歲。征賦所入。總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時許鄭以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以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聽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法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食。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後乃增至六百萬緡。國用充裕。而民不困弊。職是故也。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

也。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澤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貨供官。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不待其困弊。餓殍然後振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也。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

唐一百四十一續

方是時。諸道巡院皆置。驛募急足。凡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病。雖甚遠。不數日卽達。用能權萬貨之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力常平。居恒勤幹。絕人事無間劇。卽日剖決。雖休澣不自暇逸。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以故爲人所忌。楊炎尤嫉之。卒以事羅織賜死。天下冤之。晏歿二十年而韓洄元琇李衡包佶之儔繼掌財賦。有聲於時。皆晏之故吏也。晏旣被誣。其舊掾推明其功。以爲管蕭之匹。著論紀其行事。大畧謂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畊。耘織。衽勿擾。其時常以平歲歛。

諸民而蠲之於荒歉大率歲增十之一而尤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朕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則譬之曰善治病者不使至危善救災者不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闕則又復聚斂而民重困矣且賑給近僥幸而吏得因緣以爲奸疆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也災禱之鄉所乏者糧耳它產故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恣之糴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沾逮自免阻饑不俟令驅庸非兩利耶嗚乎晏之足民以富國也如此豈非命世之才雖周孔復生其何以易而世之迂儒乃儕諸宏羊孔僅之流不亦謬哉斯吾國之所以終於貧弱也

唐一百四十二 綜紀代宗時政

代宗本庸儒之姿而行之以猜狠藩臣跋扈奄宦專權內政外交備極困難初上好鬼神祠祀未甚信佛也元載王縉杜鴻漸爲相皆佞佛而縉尤甚嘗爲上言佛氏福

應之。說上遂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諷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優加賞。賚有胡僧。不空者。官至卿。監爵爲國公。出入禁闈。勢移權貴。良田美宅。多歸僧寺。於是臣民承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數十繖。動至數萬匹。而馬皆羸瘠。無用計臣苦之。上欲悅其意。則命盡市之。回紇使者擅出館驛。掠人子女。所司禁之。輒毆擊官吏。以三百騎犯朱雀門。遣中使諭之。乃止。其後屢出殺。人上一意。姑息不敢問也。會可敦死。以散騎常侍蕭昕爲甲祭使以往。可汗庭詰之曰。我於唐有大功。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耶。昕正色曰。疇昔之功。唐旣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反。回紇實助之。連兵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而吐番走。然後始懼而請和耳。我大朝軫念前勞。加之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獲返矣。可汗負約耶。朝廷失信耶。回紇大慚。厚禮而歸之。於是以懷恩女嫁回紇。使李涵送之。涵奏董晉爲判官。回紇復爭市馬事。涵懼不敢答。晉斥之曰。我非無馬。而仰給於爾也。天子念前功。特以是厚酬之。且下詔禁諸戎侵犯。諸戎畏上國之爾。與

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孰使之唐之。有造於回紇也。大矣。衆皆折服。再拜曰。不敢有負大國。

唐一百四十三 李光弼之晚節

郭李同爲佐命。元勳及其晚節。則汾陽能以功名自終。而臨淮不免爲讒謗所毀。蓋代宗疑忌之懷。有以使之耳。方光弼之敗於邙山也。朝廷以僕固懷恩代統諸軍。而命光弼以河南副元帥南鎮徐州。是時史朝義謀南擾江淮。而宋州當其衝。自引兵圍之。州人堅守數月。食垂盡。謀棄城。東走。裨將劉昌曰。倉中猶有麴糞數千斤。請屑而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來救我矣。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力尙強。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方倚我爲安。危我復退。縮天下將何望耶。於是徑趣彭城。使大將田神功進擊賊軍。大破之。宋州圍解。江淮得晏然。無恐。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庶務悉委判官張儉。儉吏事精敏。區斷如流。諸將事之如事光弼。軍中肅然。東夏以寧。先是田神功見官屬皆坐受其拜。及見光弼。與儉抗禮。乃大驚。徧拜官屬。

曰。神功。出行。伍。不知。朝。儀。諸君。亦。胡。爲。不。言。成。神。功。之。過。乎。旣。而。程。元。振。專。恣。諸。將。有。大。功。者。尤。嫉。忌。之。山。南。帥。來。瑣。竟。以。無。罪。賜。死。子。儀。懼。亟。請。解。副。元。帥。稱。疾。不。出。光。弼。自。復。東。京。歸。遂。不。敢。入。朝。吐。番。之。變。上。幸。陝。徵。天。下。兵。入。援。光。弼。竟。不。至。上。亦。恐。積。成。嫌。隙。使。人。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且。使。其。弟。光。進。掌。禁。兵。以。慰。其。心。光。弼。終。以。憂。鬱。發。病。卒。光。弼。治。軍。嚴。整。指。揮。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後。戰。故。能。以。少。擊。衆。將。略。之。優。實。過。子。儀。卒。爲。讒。人。所。搆。不。得。保。盛。名。以。歿。青。蠟。營。營。吁。可。畏。哉。

唐一百四十四 郭子儀之晚節

子儀。功。名。旣。盛。代。宗。禮。重。之。常。呼。爲。大。臣。而。不。名。而。子。儀。謹。畏。益。甚。子。儀。尙。帝。女。昇。平。公。主。偶。有。違。言。屢。怒。曰。汝。恃。汝。父。爲。天。子。耶。吾。父。特。薄。天。子。而。不。爲。耳。公。主。恚。奔。入。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其。果。欲。爲。天。子。天。下。豈。吾。家。物。耶。慰。諭。遣。之。子。儀。聞。之。囚。屢。入。待。罪。上。笑。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作。家。翁。兒。女。子。閨。房。事。何。足。問。也。子。儀。歸。杖。屢。數。十。後。盜。發。子。儀。父。家。人。皆。疑。魚。朝。恩。使。之。子。儀。見。上。上。偶。語。及。

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戢軍士。使多發民間冢墓。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子儀禁軍中無故走馬。其夫人乳母子犯令。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他日以語僚佐。太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欣然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請朝廷必委曲從之。實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咸歎服。及代宗崩。德宗卽位。詔尊子儀爲尙父。時楊炎。盧杞相繼秉權。益導德宗爲猜忌文武大臣。多不克令。終子儀愈恭謹。小心。由是讒謗不行。其卒也。年八十五。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三十餘年。爲中書令。歷二十四考。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以爲非。於乎。斯可謂忠貫日月。信格豚魚者已。

唐一百四十五 盧杞亂政

德宗初政。厲精圖治。罷四方貢獻。及梨園樂工。詔天下毋得奏祥瑞。又出宮女數百。

人。於是中外翕然以爲復見貞觀開元之治。時李正己方據淄青與河北三鎮連兵不供朝命。其軍士胥投戈相顧曰。明主出矣。吾猶反乎。崔祐甫爲宰相。整飭紀綱。甄拔賢俊。朝宇肅然。旣而祐甫暴卒。楊炎專相。乃導上務爲苛刻。中外漸失望。炎尋以驕恣承上意。盧杞又傾炎而代之。炎死而政柄悉歸杞。挾其陰賊險狠之資。濟之以巧言令色。用能上惑主聽。中傷善類。而天下之大亂成矣。上之初卽位也。疎斥宦官。親禮朝士。張涉以東宮侍讀恩。首被擢用。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已而以贓私敗。於是宦官武將相謂曰。南牙文臣。贓罪動巨萬。而謂我輩濁亂天下。豈非冤耶。由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旣遂專任羣小。寄以耳目。而奄宦之勢益熾。杞天寶忠臣盧弈之子也。生而貌奇醜。面色如藍。口辯縱橫。上深契之。郭子儀晚年豪侈。每見賓客。姬妾聲樂不離於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急屏侍姬而後見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婦人見之必笑。然其心絕險。他日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杞得政。先引其黨裴延齡爲集賢學士。延齡巧佞。能聚斂。親幸無比。杞知上不欲令已獨相。而又恐他人之分已權。

也。以關播庸懦。遂荐與同列。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陳。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慤寡言。故相引至此。今奈何開口欲言耶。播懼。自是不敢復言。

唐一百四十六 諸鎮連兵拒命

德宗建中二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於是淄青李正己。魏博田悅。田承嗣之姪皆起兵應之。梁崇義亦據襄陽。遙相應援。詔以李希烈討崇義。馬燧李抱

眞李晟討悅。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守將張杯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君戰守甚苦。杯家無長物。請鬻此女爲將。士一曰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眞告急於朝。詔燧晟往援。燧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爲好語諭悅。悅謂燧畏已。不設備。燧等進至臨洛。大破悅軍。悅遁歸。臨洛圍解。俄而正己死。子納自主留務。奏請襲父位。上不許。納從父洧。忠勇果敢。正己使守徐州。洧不義。正己所爲陰謀。歸國。而未有機會。正己死。洧遂舉徐州沂三州以降。納遣兵攻之。洧使牙官王智興入朝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由徐州至闕下。詔唐朝臣帥朔方軍。與宣武帥劉洽救

之時朔方軍資未至。旂服敝惡。汴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能努力破賊者，營中物悉以與之。士皆爭奮。納兵大敗。朔方軍士盡得賊輜重。旂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執與汴多。遂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納軍急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徐州縮穀。江淮之口爲東南全局屏蔽。自李光弼之薨，遂爲正己所據。潘青拒命四十餘年。而江淮晏然無寇警者。洎以徐歸國之功也。已而海沂復爲納所據。

唐一百四十七 李惟岳之平

初，張孝忠者，李寶臣大將也。爲寶臣易州刺史。寶臣晚年猜忌，連殺大將，數召孝忠。孝忠辭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雖然，亦不敢叛。正如公之事朝廷耳。至是，盧龍帥朱滔奉詔討惟岳。慮孝忠爲己患，遣使說之。孝忠遂以易州歸朝。上大喜，卽以寶臣官爵授之。其後三叛，連兵終唐世不能取而易。定兩州，獨爲朝廷力守。固張氏之忠，有以異於諸帥。亦以其土宇褊小，形勢寡弱，非效忠於朝，則不克自。

全也。孝忠會朱滔之師。攻拔東鹿。惟岳發兵拒戰。大敗而遁。初。王武俊爲寶臣所倚任。臨終。屬以大事。旣而爲左右讒搆。惟岳疑之。武俊亦不自安。東鹿之戰。惟岳以武俊領前鋒。武俊恐。戰。勝。朱滔。惟岳必殺。已戰不甚力。以及於敗。會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武俊。或謂之曰。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欲使誰却敵乎。惟岳從之。使武俊攻日知於趙。而命其子王士真宿衛府中。武俊旣出。謂其下曰。今幸出虎口。當北歸張尙書耳。其下曰。惟岳暗弱。終爲朱滔所滅。且天子有詔誅之。將軍爲衆所服。苟能倒戈取之。轉禍爲福。反掌間事爾。武俊以爲然。遂還軍襲鎮州。士真納之。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被其逼脅。吾今已舉軍歸順矣。敢拒者族。衆莫敢動。遂執惟岳殺之。而傳首京師。

唐一百四十八 朱滔王武俊之叛

惟岳旣誅。河北畧定。惟田悅據魏州。未下。李納勢亦日蹙。而李希烈亦克襄陽。斬梁崇義。朝廷以爲天下不可平。乃分惟岳所有諸州。以張孝忠爲易定滄節度使。武

俊鎮恒冀。康日知鎮深趙。皆爲團練使。而以德棣二州與朱滔。滔固請深州。不許。遂怨望。留深州不返。武俊以不得爲節度使也。亦不悅。出悅聞之。因遣使說滔曰。今上志在埽清河朔。魏亡則燕趙爲其次矣。若司徒矜魏博而救之。非特爲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滔大喜。復書報悅。悅又使人說武俊。如其說滔者。武俊亦喜。相與刻日舉兵南向。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數奏請。朝廷皆靳不與賞。今欲與諸君共擊馬燧。以取功名。何如。衆不應。三問。皆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返。今遣民猶痛入骨髓。况太尉指滔兄朱泚時留居京師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被官勛。誠願且保目前。不敢復有所僥幸矣。滔默然而罷。乃稍以法誅大將數十人。而厚撫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上以力未能制。賜滔郡王爵以安之。而滔反謀益甚。遂步將騎二萬。發深州至東鹿。士卒忽大噪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敕南救田悅耶。滔大懼。急曰。朝廷賞功無信。所以南行者爲汝曹。非自爲也。衆曰。雖如此。終不如奉詔歸鎮。滔不得已。引還深州。密訪首謀之不願者。數百人。盡

戕之餘衆皆股栗。莫有敢阻者矣。

唐一百四十九 軍興聚斂之政策

兩河兵事。方殷。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或建議。請括富商錢。以供軍上從之。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疑其不實。輒加撈掠。人不勝苦。有縊死者。京師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萬緡耳。又括櫛櫃質錢。凡民間蓄積錢帛粟米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率遮宰相馬。自訴。盧杞慰諭之。民氣洶洶。勢不可遏。杞疾驅得免。計二者所得不過二百萬緡。而民力已竭矣。兵久不決。上命廣募新軍。以白志貞爲京城招募使。志貞者。僉人杞所引。以爲有將才者也。志貞受命。請諸嘗爲節度觀察團練使者。不問存歿。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於是世家貴族。爭出錢賂志貞。求免役。志貞囊橐充溢。貧者無力納賂。而又當質貸買奴馬。天下人心益搖搖矣。旣而李希烈亦反於淮蔡。又大發江淮黔蜀之師。以討希烈。皆仰給度支。國用愈耗竭。判度支趙贊。乃奏行稅閒架。除陌錢兩法。所謂稅閒架者。

每屋二架爲間。上屋間稅錢二千。中半之。下又半之。敢匿一間者。杖六十。告發者。賞之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取五十。輸之官。以值物交易者。倍其價。約錢爲率。敢隱匿物價至百錢者。杖六十。罰錢二千。告者賞十緡。其賞皆責被告者出之。於是中外蕭然。人不聊生。愁怨之聲。盈於遠近矣。

唐一百五十 顏真卿之忠節

於是四叛連盟。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而朱滔稱冀王。爲之盟主。滔等以李希烈兵強。欲資其聲援。乃遣使勸希烈稱帝。希烈不許。而自稱天下都元帥。北陷汝州。東都爲之震駭。上問計於盧杞。杞對曰。誠得一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而服也。顏真卿三朝舊臣。名重海內。真其人矣。上以爲然。遂命真卿宣慰希烈。初。杞惡真卿剛直。欲出之。真卿謂曰。先中丞傅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其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指杞父奕死賊事也杞瞿然再拜而恨之。益深。至是。詔下舉朝失色。真卿慨然乘驛至東都。或曰。往必不免。且留俟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道與子書。但

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將。宣。詔。旨。希。烈。使。羣。盜。千。餘。環。繞。嫚。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乃。麾。衆。退。而。留。真。卿。不。遣。會。朱。滔。等。使。至。勸。希。烈。稱。帝。希。烈。宴。真。卿。四。使。皆。在。座。諛。希。烈。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日。暮。入。地。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脇。乎。希。烈。掘。坎。於。庭。云。欲。生。瘞。之。真。卿。怡。然。曰。死。生。有。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乃。公。事。耶。希。烈。雖。凶。頑。亦。不。能。不。爲。之。動。色。也。其。後。希。烈。稱。帝。真。卿。卒。被。害。時。盧。杞。已。敗。矣。事。聞。上。深。悼。之。追。贈。司。徒。諡。曰。文。忠。真。卿。工。書。法。爲。中。唐。第。一。神。骨。剛。勁。如。其。爲。人。

唐一百五十一 陸贄直諫之始

陸。宣。公。贄。者。以。名。儒。而。爲。名。相。中。唐。第。一。流。人。也。字。曰。敬。輿。蘇。州。嘉。興。人。上。在。東。宮。時。耳。熟。其。名。及。卽。位。以。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川。兵。久。不。決。賦。役。日。繁。贄。以。兵。疲。民。困。恐。變。生。不。測。乃。上。疏。論。之。畧。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

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爲用。將不能用。兵國不能。馭將。豈止費財。翫寇而已。將有不戢。自焚之憂。今河北。淮。西。爲叛亂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至其餘衆。並是脅從。苟獲全生。豈願爲惡夫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本撥。本撥則枝葉顛瘁矣。是以兵貴拙。速不貴巧。遲若不堵。其本而務救。其末救之所施。卽禍之所起耳。昔太宗列置府兵八百餘所。而在畿內者盈五百焉。則居重馭輕之勢完矣。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萬一賊臣導寇黠虜。窺邊。水識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維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禦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畿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敕涇隴。邠寧。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甯。則人心甯而邦本固矣。上知其忠。而阨於盧杞。不能用也。

唐百五十二 涇原亂兵犯闕

七十

陸贄之謀不用而朱泚之變作矣。泚初爲盧龍帥，頗效忠於朝，吐番之亟也，泚將兵入衛，遂帥涇原及弟潛作亂，罷鎮，奉朝請，李希烈寇襄城，哥舒曜告急，詔發涇原兵救之。建中四年十月，涇帥姚令言將五千人至長安，軍士冒雨雪而來，多携子弟，冀得厚賜，恤其家室，既至，一無所賜，且促令東征，軍曉發，至澧水，京兆尹王翊出犒師，惟糲食惡蔬而已，衆怒，躡而覆之，曰：「吾輩將捐軀死敵，而一飽且不可得，安能以枵腹冒白刃耶？」環林大盈二庫，金帛充溢，盡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旂，鼓譟，京師上聞之，遽命賜之帛，人一匹，衆益怒，射中使，殺之，遂入城，百姓駭走，亂軍大呼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儻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白志貞主禁兵死亡者，皆匿不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補軍籍，名在神策，而身爲負販，至是上召禁兵禦賊，竟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宦官從左右者僅百餘人，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諫曰：「朱泚嘗帥涇得士心，自廢處京師，心常怏怏，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

從。行。上曰。今無及矣。遂行。賊登含元殿譟。遂入府庫。爭運金帛。令言曰。今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吾輩故帥。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迎泚入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或勸以奉迎乘輿。泚不答。羣臣不知上之所之。皆倉皇出走。至咸陽。始追及乘輿。上以奉天城堅而新。遂幸焉。金吾大將軍。渾瑊。繼至。衆心恃以稍安。

唐一百五十三 段秀實之死節

上至奉天。急徵近道兵入援。或上言。朱泚已爲亂兵所立。必來攻城。宜早脩守備者。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疑其從亂。傷大臣心耶。臣請以百口保之。且聞泚已定亂。行遣軍來奉迎矣。上遽信其說。命援兵皆營三十里外。姜公輔急諫曰。有備無患。就令泚來奉迎。何憚兵多耶。乃悉召援兵入城。時李忠臣、張光晟、源休、蔣鎮皆爲泚用。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怨望。遣騎召之。不至。劫以來。秀實曰。吾惟以死徇社稷耳。旣見泚。責以開諭。將士奉迎。乘輿泚不悅。秀實退而與將軍劉海賓、涇原軍吏岐靈岳、何明禮密謀誅泚。會泚遣韓旻將精兵三千襲

奉天聲言。迎駕秀實。曰。事急矣。使岐靈岳詐爲姚令言符。召旻還長安。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符。追之。旻得符。果還。秀實謂其儕曰。旻還。吾屬無類矣。吾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庶免爲之臣也。海賓明禮。陰結死士爲內應。旻至。泚大驚。靈岳以身承之而死。泚召秀實。與令言休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直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肯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其額。血流被地。海賓不敢進而逸。李忠臣前助泚。泚得脫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賊黨曰。我不同汝。汝何不敢殺我。衆爭前害之。海賓被獲。亦死。明禮後從泚攻奉天。復謀誅泚。不克。亦死。上聞秀實之死。恨委用不至。流涕久之。於是知泚定反。始微悟。盧杞之奸。然猶弗忍去之也。

唐一百五十四 奉天之危急

泚既害段秀實。遂僭帝位。旋自將犯奉天。軍勢甚盛。邠甯留後韓遊瓌奉詔拒泚。遇之醴泉。遊瓌曰。賊衆我寡。戰必不克。奉天兵衛單弱。不如歸衛天子。遂引兵還。泚兵

隨至。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攻城。稍懈。夜緝人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泚兵百道攻城。造雲梯高廣數丈。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恟懼。渾瑊迎其所來。鑿地道蓄火積薪以待之。泚盛兵鼓譟趨南城。遊瓌急嚴備。東北賊果併兵攻之。推雲梯近城。上施濕氈。懸水囊火炬。矢石所不能傷。賊有登城者。上與瑊相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急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瑊募敢死士禦之時。將士凍餒。又無甲冑。瑊推誠撫慰。激以忠義。皆誓死力戰。瑊中流矢督戰。不輟。會雲梯輾地道上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中出。風勢甚盛。須臾雲梯及賊兵皆爲灰燼。賊乃引退。於是三門皆出兵。太子亦躬親督陣。賊徒大敗。城中皆相慶。吏生李懷光自河北引兵入援。先遣將張韶懷蠟表雜賊中。攻城乘間逾塹。大呼曰。我朔方軍將也。懷光統大軍至矣。繼而上。上得表大喜。城內歡聲雷動。懷光至。敗賊於醴泉。泚始遁歸。衆謂懷光遲三日。則城不守矣。泚退。從臣皆賀。汴將賈隱林進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朱泚雖亡。難未已也。上改容禮之。泚據長安。不惜金帛。

以悅將士所費不可勝計及賊平府庫尙有餘蓄論者益追咎有司之暴歛也

唐一百五十五 興元改元下詔罪己

先是陸贄言於上曰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則反側之徒自可革心而向化也上從之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者至是改元興元上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與感今茲降詔四方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可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湮使人各得所欲則安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猶望聖慮更勉所不及耳上然之遂下制大赦制書贄所草也略云余小子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卹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旣壅隔人懷疑沮坐昧省已遽致興戎遠近騷然敷天愁怨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勞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生都邑上累祖宗下負烝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令自今中外書奏不得稱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

悅李納、王武俊等咸以勛舊各守藩維由撫御之乖方致潛生其疑懼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泚連坐道遠必不同謀念其前功務加宏貸但能效順咸與維新前所加間架諸稅並宜停罷詔下四方人心大悅王武俊田悅李納皆去干號上表待罪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莫不感泣臣見人心如此知賊之不足平也

唐一百五十六 李懷光之再亂

奉天圍解。虜杞籠眷如恆。中外之士私憂竊歎。咸知禍亂之未已也。李懷光之赴難也。數與人言杞及白志貞之奸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吾見上當力請誅之。杞聞之懼。言於上曰。懷光勛業社稷是賴。賊徒喪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徑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若聽其入朝。留連累日。使賊得徐爲之備。則難圖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刻期克復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爲奸臣所挑矣。遂頓兵不進而

抗表暴揚。杞等罪惡。衆論喧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始貶杞。志貞及趙贊皆爲遠州司馬。懷光既脅朝廷。逐杞。內不自安。陰有異志。上又欲親搃禁兵。幸咸陽。督諸將進取。或謂懷光曰。此漢高僞遊雲夢之策也。懷光益懼。反謀愈亟。詔加懷光太尉。賜以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人臣反。乃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以券。是促之反也。辭氣甚悖。裨將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見賊不擊。待使臣不敬。豈非果欲反耶。懷光曰。我非反。欲畜銳俟時耳。懷光尋移軍據咸陽。名振復力爭。乃殺之。時李建徽楊惠元二將。與懷光連營。懷光反。襲殺惠元。建徽走免。渾瑊聞之。急奏上。上倉卒南幸漢中。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遣軍奉迎。懷光使其將孟保等趣南山。邀軍。駕保等違令而東。縱士卒剽掠。上始得安行入駱谷。

唐一百五十七 李晟勤王之績

有唐一代之人材。於近世可云極盛矣。安史之亂也。有郭子儀。李光弼。朱泚之亂也。有李晟。渾瑊。唐室之。不亡。繫諸人寔深賴之。而所據之時。所成之功。尤以晟爲最難。

方其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邑。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剡河南。李希烈。訶鄭汴。晟無積貲。輸糧捉孤軍。抗羣賊。而氣不少衰。徒以忠義感人。故豪英樂爲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代之用兵。何以過之。可謂仁義將矣。功能存宗社而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柄。使憂讒畏譏。以歿。世豈不惜哉。晟字良器。洮州臨洮人也。幼孤。奉母至孝。年十八。事王忠嗣於河西。從擊吐番。悍酋乘城氣張。甚。晟一矢殪之。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大歷初。吐番寇靈州。李抱玉授以五千人。使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已多。請千人。以往。大破虜衆。擒其帥。以歸。德宗初。將神策兵討河北三叛。會帝幸奉天。亟召晟而易定。帥張孝忠以軍介。二寇間倚晟自固。數止晟。無西。晟語其衆曰。天子蒙塵。人臣當倍道赴援。而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爲質耳。乃留其子於孝忠所。且約昏焉。孝忠始聽。西行。且以精兵助之。晟至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敗將劉德信來謁。數以罪而斬之。因并其兵。軍勢始振。於是李懷光方爲元帥。軍咸陽。不欲晟獨當一面。奏與晟合軍。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

晟每與賊戰。必錦衣駿馬。指揮陣前。懷光惡之。戒曰。大將當持重。豈宜自表暴爲賊。餌。晟曰。昔在涇原。將士頗相畏伏。欲令識我。奪其心耳。懷光益不悅。

唐一百五十八 續

懷光既積與朝廷違忤。益遷延。有異志。晟數謁。見請進兵。卒不納。懷光奏言。神策一軍。賞賜稟餼。不宜獨厚。蓋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撓上。遣陸贄詣行營商略。懷光數顧。晟曰。公爲元帥。軍政得專之。欲有所增損。晟敢不聽命。懷光默然。不願使將士知刻減軍食。出己意。其謀遂沮。懷光屯咸陽。八十日。卒不出一兵。而陰與泚通。往來。晟密表請先事制防。以神策部將任山南刺史。通蜀漢襟喉。上意未決。而懷光反跡益露。晟懼爲所并。因有使者來。矯詔言有旨。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不數日。懷光果反。上幸漢中。駱谷道隘。儲峙多缺。上歎曰。早用晟言。何至於此。顧渾瑊曰。晟孤軍在羣寇腹中。能破賊耶。瑊曰。晟忠義凜然。將士畏服。以臣策之。必能滅賊。上在梁州。召晟爲宰相。晟受命。泣且辭。曰。京師天下本。若皆扞。圍誰其復社稷者。是時。晟提。

孤軍橫賊衝。恐二寇合以軋之。則卑辭厚幣。僞致誠懷。光以緩其謀。旣而諸軍大集。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尙可孤以神策軍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軍。韓遊瓌以邠寧軍皆從晟。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應。其下益携貳。慮爲晟所襲。乃奔河中。上詔進晟爲關內副元帥。晟家人猶在長安。有從賊中脫歸者。爲言其狀。晟涕數行。下曰。社稷何在。而忍恤其家乎。時輸練不屬。盛夏。士猶有衣裘者。晟能與士卒共甘苦。以忠誼感發軍心。終無攜怨。

唐一百五十九 李晟收復京師

晟於是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萬乘播遷。見危授命。死自吾分。公等不以此時誅元凶。取富貴。非豪傑也。渭橋斷。賊首尾。吾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涕。曰。惟公命。晟召諸將議進兵所向。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鬥。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悉聚苑中。今直擊之。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矣。乃移壁光泰門。賊將求戰。晟喜曰。賊固守不出。是吾憂也。今冒死而來。天奪其魄矣。縱兵鑿戰。賊攻華師。

急。晟以精兵馳救諸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賊再戰。再北。走白華。大哭。終
 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俟西師之至。晟曰。賊已喪膽。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容其
 爲計。豈吾利耶。乃使王佖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比至。賊已伐木塞道。晟怒。萬頃
 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拔柵。佖督騎繼之。雷譟震地。令言等殊死戰。
 晟以麾下百騎赴之。左右呼曰。相公來矣。賊驚潰。泚率殘卒西走。韓旻斬之。以降。晟
 引軍屯含元殿。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分慰居民。秋。豪無所犯。坊巷遠者。
 經宿始知王師之入也。露布至漢中。帝感泣曰。天生李晟。乃爲社稷。與萬人耳。豈獨
 朕一人哉。晟之在渭橋也。樊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蒙塵。臣下知死。
 敵而已。大象高遠。誰得知之。人皆服其識。

唐一百六十 李懷光之平

京師既復。懷光遣子瓘詣行在謝罪。請束身當朝。上遣孔巢父宣慰。懷光素服待罪。
 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怒。殺巢父。復治兵拒守。上命渾瑊馬燧討之。屬郡皆下。懷光

固守長春宮。諸軍圍之不克。議者多請赦懷光。李晟表言有五不可。河中距京纔三百里。多兵則無以示信。少兵又不足隄防。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河中諸郡還之。渾瑊。康日知。都無所詣。叛命者仍據雄藩。立功者乃無寸土。何以用人。二也。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罪。吐蕃希烈。窺我強弱。必起戎心。三也。懷方既赦。朔方將士必須賞賚。府藏虛耗。何以應之。是愈激之使叛也。四也。既赦河中諸軍。必罷賞典。不行怨言。必起五也。會馬燧入朝。言河中軍民胥怨懷光。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陛下取之。乃止。燧至軍。與駱元光招撫賊衆。悉解甲歸降。懷光窮蹙。不知所爲。乃縊而死。初奉天之解圍也。上以瓘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瓘密言於上。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力竭無能爲耳。臣父取則臣與之俱死。尙有何策哉。使賣父求生。陛下亦安所用之。會李泌出治陝州亂兵。上使招諭懷光曰。朕非有恩於懷光。獨惜瓘耳。泌曰。陛下未幸山南。懷光猶可自歸。今事已決裂。

雖請降。臣猶不敢受。况招之乎。瓘固賢者。必與父俱死。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矣。及懷光平。瓘果自殺。上猶念懷光之功。宥其子。

唐一百六十一 河北兵事稍定

先是李抱真在臨洛。遣賈林往說王武俊曰。朱滔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非盡。吞河朔不止。大夫能臣事之乎。武俊勃然投袂起曰。二百年天子。猶不能事。乃稱臣。監子耶。乃定計。通好抱真。而與馬燧盟。又遣使陰說田悅。共背朱滔。悅從其言。驟與滔絕。會孔巢父宣慰魏博。爲將士具陳逆順禍福之理。衆皆喜。兵馬使田緒遂殺悅而自立。朝廷因以旌節授之。緒承嗣之子也。滔憤魏博之背已。自將擊之。圍貝魏兩城。百日不能下。賈林復往說武俊。使與抱真合兵救魏。武俊從之。遽引兵屯於南宮。抱真自臨洛以師會之。時兩軍尙互相疑。沮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其將盧元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吾若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惟子厲將士以雪仇耻。亦惟子言畢。遂行。見武俊。爲述國家禍亂。天子播遷。執手痛哭。涕泗縱橫。武俊亦

悲。不。白。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心。滅。賊。酣。宴。既。罷。抱。眞。退。入。武。俊。帳。中。軒。臥。武。俊。益。感。服。指。心。以。誓。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與。抱。眞。連。營。而。進。大。破。滔。軍。於。貝。州。滔。狼。狽。遁。歸。范。陽。精。銳。喪。失。殆。盡。不。復。能。軍。始。上。表。待。罪。未。幾。病。死。將。士。奉。劉。忬。權。知。軍。事。詔。即。以。爲。節。度。使。時。李。納。已。歸。命。河。北。暫。無。事。李。懷。光。既。平。陸。贄。慮。上。復。乘。勝。討。淮。西。則。四。方。負。罪。者。人。人。自。疑。河。朔。青。齊。散。而。復。聚。建。中。之。禍。將。再。見。於。今。乃。上。疏。極。論。之。上。從。其。言。詔。罷。淮。西。兵。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會。希。烈。爲。其。將。陳。仙。奇。所。誅。舉。衆。歸。朝。天。下。始。略。定。

唐一百六十二 貞元弊政

上。自。山。南。還。京。復。改。元。貞。元。初。魚。朝。恩。之。誅。也。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奄。勢。稍。戢。上。卽。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以。宦。者。竄。文。場。代。之。其。勢。復。振。及。還。京。猜。忌。益。甚。宿。將。握。重。兵。者。稍。稍。罷。之。益。進。用。中。官。遂。以。王。希。遷。與。文。場。分。掌。禁。旅。由。是。奄。宦。典。兵。之。弊。愈。蟠。結。深。固。終。唐。世。不。復。能。去。矣。盧。杞。以。新。州。司。馬。遇。赦。量。移。吉。州。長。史。

謂人曰。吾不久。必再入相。未幾。上果欲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宰相盧翰。劉從一曰。盧杞爲相。致變輿播。遷毒痛四海。奈何遽遷大郡邪。願相公執奏。天下幸甚。翰等不敢爭。更命他舍人草制。高執之不下。且言杞極惡窮凶。何用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等上疏曰。杞三載專權百揆失序。天地所知。華夷同憤。倘加巨奸之寵。必離四海之心。高亦論奏不已。上曰。杞已再更赦矣。高曰。赦者止原其罪。詎可復授方伯乎。上震怒。諫者稍引退。陳京厲聲曰。諫官勿退。此天下存亡所繫。當以死爭之。上不得已。語宰相。且與杞一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何妨。但恐天下離心耳。乃以爲澧州。別駕其後。杞竟死於澧州。德宗以寵信盧杞之故。兩次蒙塵。幾亡宗社。不得已而後竄逐之。杞旣去。猶思之不置。亦可謂下愚不移者矣。嘗語李泌曰。人皆言盧杞奸邪。朕但覺其忠直耳。泌對曰。人人皆知其惡。而陛下獨不得知。此正杞之所以爲奸邪耳。聞者歎爲名言。

唐一百六十三 李晟之被讒

初李晟之成成都也。與西川帥張延賞有隙。及上還京。召延賞爲相。延賞因日夜謗晟。上亦疑之。會晟遣兵擊吐番於摧沙堡。拔其城。吐番大將尙結贊。方陷鹽夏兩州。畱兵戍守。而羊馬多死。餉運不繼。渾瑊馬燧皆帥師臨邊。結贊大懼。屢遣使求和。上初未之許也。結贊復卑禮厚幣。自結於馬燧。燧爲之請。晟曰。戎狄無親。不如擊之。韓滉方由浙西入相。寵任甚至。亦奏言。兩河無虞。宜及時西略。若城原鄴洮渭。使晟及劉玄佐等守之。河湟二十餘州可漸復也。上欲從之。會滉卒。延賞力主和議。上素恨回紇。欲結吐番共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內讒晟。不可久專兵柄。上語晟曰。朕以百姓之故。決意與吐番和親矣。公旣不以通好爲然。宜遂畱輔朕。乃加晟太尉。罷其元帥節度諸任。時晟危疑甚。賴李泌時時保全之。會禁軍將韓欽緒等謀亂。事洩。詔捕送內侍省推鞠。晟聞之大驚。自投於牀。曰。今族滅矣。泌問其故。曰。晟新懼。毀而中外家人千餘。倘有一人在黨中。則兄亦弗能救矣。泌乃奏大獄一起。人情洵懼。請出付臺推以安中外。上從之。獄具。誅首惡數人而已。朝臣無連及者。泌之教也。晟慕

魏徵之爲人。雖中遭讒謗。而遇事直言。終無少訕。或謂之曰。此儒臣事。非將帥所宜。晟歛容曰。子失言。晟猥蒙聖恩。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其何以自安乎。及罷兵歸朝。上有所顧問。必極言無隱。而性行沈密。未嘗少洩於人。

唐一百六十四 吐蕃劫盟

尙結贊謀大舉入寇。謂其下曰。唐所恃者。李晟。渾瑊。馬燧耳。去三人。則關中可圖矣。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且請使渾瑊。泚。盟。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會庶子崔潛使吐蕃。結贊謬爲好言。以給之。潛歸朝。爲上言吐蕃之可信。上從之。使瑊與吐蕃盟於清水。瑊將行。晟深戒之。以盟所不可無備。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嚴備。我疑彼。彼必疑我。盟何能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至邊。奏盟日已定。延賞宣言於朝曰。李太尉謂和必不成。今竟何如。晟聞之。泣奏曰。臣生長西垂。備諳虜情。所弘憂耿。耿者。但慮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有戒心。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清水七十里。有急。

何從得知。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距三十里。許元光以銳卒設伏遊瓌。亦遣五百騎伏于其西。曰。有變急西趣虜地。以分其勢。將盟結贊。請各隨甲士列壇東西。又各遣遊騎數十更相巡警。瑊皆許之。虜精騎數萬。伏壇西。游騎貫穿唐營。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不知也。入暮。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狼狽自幕後逸。得它馬乘之。馳十餘里。虜縱兵追擊。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禽。瑊至軍。將士已潰散。元光發伏成陳。來迎。虜始引歸。是日上臨朝。語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也。柳渾曰。戎狄豺狼。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進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卿亦爲此言耶。皆頓首謝。是夕遊瓌奏虜騎劫盟。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欲出幸關東。大臣諫而止。上由是惡燧。罷其兵柄。而延賞。誤國之罪。竟不問也。

唐一百六十五 李泌相業

李泌受三朝特達之知而性喜神仙自甘恬退故迴翔中外歷數十年至垂暮而始登台鼎受事之初與李晟馬燧俱入見曰臣願與陛下有約可乎晟燧皆陛下勛臣聞有讒之者萬一害之則中外莫不憤怨而反側復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高而疑之二臣亦不以功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爲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度支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何如泌曰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有所主則是有司耳非宰相也上笑曰朕失辭卿言是也上嘗與泌從容論盧杞事曰建中之變術士先知之是殆天命非杞所致泌曰天命它人皆可言惟君相則不可君相而言天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欲復府兵之制與泌議之泌曰府兵不可驟復而屯田則不可稍緩吐番常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因黨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得牛六萬頭因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開荒田而種之沃土久荒所

爲世業數年。以後戍卒悉變爲土著。乃一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右之殘弊爲富強也。上喜從其策。戍卒應募願畊田者什五六。江淮糧運日減。緣邊益富實。吐番回紇之寇鈔日以稀少。皆泌功也。

唐一百六十六 李泌外交之策

上之爲元帥。與回紇收東都也。判官韋少華等爲回紇所殺。心常恨之。至是上苦吐番侵軼。與李泌計之。泌奏曰。臣有安邊之策。惟陛下屈已。徇人爲社稷計。乃敢言耳。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六詔。西結大食。天竺。則吐番自困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必不可。朕何憚屈已。但恐負韋少華輩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實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迎勞之。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臨發。先帝始與相見。誠以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爲之防耳。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良之重。輕詣虜營。又不先與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甯非少華輩負陛下耶。香積之捷。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於馬前。以

止之。當是時。觀者十餘萬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也。然則先帝所誦者。少所伸者多矣。臣不敢言其他。彼若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上曰。朕與回紇。爲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所笑乎。對曰。臣請先以書與約。稱臣。以父事陛下。每入貢。不過二百人。印馬不得逾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然後許彼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番。足以快陛下夙昔之心矣。上許之。既而回紇使至。凡泌所約五事。俱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泌遜謝曰。此陛下威靈臣何力之有焉。上因問招南詔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請盟吐番。已不敢輕犯塞矣。南詔苦吐番苛歛。未嘗一日不思唐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強。與天竺久慕中國。代與吐番爲仇。臣是以知其可招也。

唐一百六十七 陸贄相業

李泌既薨。贄繼爲宰相。嘗奏備邊六失。以爲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摠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申覆。比蒙徵。

發救。援寇已獲。利而返。此所謂措置乖方者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效節者。獲誚于等夷。債軍蹙國者。不懷於媿。畏此所謂課責虧度者也。虜每入寇。將帥虛張聲勢。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倂禦之功。重增供億之費。有司所入。半以事邊。闔井日耗。徵求日亟。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緣邊軍鎮。數逾四十。旣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兵之要在乎嚴覈優劣。以爲衣食等級之差。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今窮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瘳之卒。勤苦終年。恒憂凍餒。關東戍卒。怯於應敵。而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遙隸神策。廩賜之饒。遂增三倍。可謂怨生於不均矣。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虜騎馳突。迅比風飈。驛書上聞。動經旬月。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旣飽掠而還。此乃陳功告捷。將帥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在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其言唐。

中。葉。邊。兵。之。敝。可。謂。委。曲。詳。盡。上。知。其。忠。而。不。能。盡。用。也。

唐一百六十八 續

德宗性猜而復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齒好以辨給取人不尚敦實之士贊以受知最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或規其太銳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何鄙焉於是上禮遇寢疏未幾遂罷相爲太子賓客而小人乃得乘機媒孽之矣盧杞既竄而其黨裴延齡猶在朝上自梁州還好貨益甚延齡乃日進聚斂之術以惑上罔寵李充爲京兆尹張滂爲鹽鐵使李錡爲司農卿皆以才行爲贊所進用以職事相聯時證延齡之妄延齡深惡之會大旱延齡奏贊等失勢怨望常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芻糧意在動搖衆心非止欲中傷臣而已上信之遂貶贊爲忠州別駕充等亦遠竄初陽城以學行由處士徵爲諫議大夫天下想望風采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不一言時政人莫窺其際以爲虛得名耳韓愈至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贊等旣貶上怒猶未已中外惴惴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

即帥拾遺補闕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明贄無罪上大怒欲抵罪賴太子申救得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大言於朝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從此太平矣徧拜城等萬福時年已八十餘矣時朝夕且相延齡城宣言曰脫以延齡爲相吾將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上知公論之不與也亦遂巡不敢發然城卒因是改官司業旋出刺道州而延齡亦死不及相矣贄遂薨於忠州忠州人祠祀之至今不衰

唐一百六十九 王叔文之獄

千古之冤案未有甚於王叔文之獄者也唐之大患有二內則奄宦專權外則強藩擅命憂國之士熟視而莫敢如何叔文起布衣叅禁近奮然欲改絃而更張之不顧其身以徇君國可不謂豪傑之士哉宦官方鎮不利所爲起而踰齷之憲宗方在東宮亟得天位被其所惑軫其父之臂而奪之大權叔文竟以冤死一時才俊貶斥殆盡所餘皆闕冗無耻之輩而宦官之根據乃益固矣卒之出爾反爾憲宗亦喪身奄豎之手自是以後天子之舉廢皆操自中人而唐祚隨之傾覆矣後之儒者惑於韓

愈之謬論蔽罪。叔文歷千載而無人為之平反者。豈不痛哉。叔文越州山陰人。以善弈待詔。頗讀書。通治理。德宗詔直東宮。順宗為太子。甚親重之。引為侍讀。因論宮市之弊。宮市者。德宗晚年好貨。常於宮中列肆。販售百物。以宦者主其事。謂之宮市。抑勒龍斷。最為當時秕政。太子曰。吾見上當極言之。坐者皆贊。叔文獨默然。既罷。太子問曰。向先生何獨無言。叔文曰。太子之職。視膳問安。外無所與也。主上在位久。萬一小人間之。謂殿下收攬羣情。其何以自解乎。太子瞿然。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由是益禮重之。宮中事咸與之謀。叔文雖力戒。太子預政。而於中外利病。文武賢奸。恒密為太子言之。冀他日得行其志。且汲引當時賢俊之士。如柳宗元。劉禹錫。韓擘。韓泰。呂溫。陸贄之屬。皆進諸太子。以備他日之用。

唐一百七十 續

德宗崩。順宗即位。有風疾。不能視朝。然厲精圖治。首罷宮市。進奉。及五坊小兒。追陸贄。陽城。赴闕。中外翕然。想望太平。先是鹽鏡。月進羨餘。謂之進奉。歲有增加。而國用益乏。五坊小兒。捕鳥雀。於閭里恣為暴橫。取人財物。皆害民之甚者。故順宗首罷之。

實叔文之謀也。叔文爲翰林學士，以爲錢穀者國之大本，不可任非其人。以杜佑者成名，德使領度支而已。爲之副，又謀奪宦官兵權，以張王室。乃用宿將范希朝爲神策行營節度，韓泰爲司馬副之。盡統諸軍，諸將受詔移書辭中尉。宦者始悟，奪其權。大怒曰：吾屬必死其手矣。乃相與合謀，以傾叔文。會叔文丁母憂去職，同志者韋執誼、王伾皆庸鄙，無能。故閹黨得行其計。外結方鎮，章皋、裴均、嚴綬皆被其籠絡。先後上表，以上哀毀成疾，不能視事，請使太子監國。且力斥叔文爲奸邪，誤國。上不得已，乃自稱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純。是爲憲宗。嗚呼！俱文珍等以宦豎廢立之柄，憲宗以子篡父，此皆天地之奇變。論者顧懜不加察，而於忘身奉國之王叔文，則鍛鍊周內，誣爲謀亂，求其罪而不得，則多方文致之。王伾以吳人操吳語，而指爲莠言亂政，斯亦不可怪之甚者耶。憲宗卽位，首逐叔文，貶渝州司戶。宦者恨之甚，明年竟賜死。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皆貶遠州司馬。於是內外大權悉歸於中官矣。

唐一百七十一 憲宗之討劉闢

憲宗雖立於奄宦之手。得國不以其正。然天資英睿。固有唐之令主也。卽位之始。憤藩鎮桀傲。欲稍稍制之以法。乃以杜黃裳爲相。與之謀。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節帥有物。故者輒先遣中使吊祭。察軍情所嚮。則授以節。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方鎮則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爲然。于是始用兵討蜀平吳。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西川帥韋皋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爲留後。上以新嗣位。未能致討。因以節授闢。闢旣得志。謀并據兩川。遽發兵圍梓州。上始謀討之。而議者皆謂蜀險固難取。黃裳獨曰。闢書生狂悖。取之易耳。神策軍將高崇文勇畧過人。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賊必可平。上從之。時宿將甚衆。咸自謂必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崇文時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卽行。器械芻糧一無所闕。卒有食於逆旅。折人七箸者。斬以徇。一軍肅然。秋豪不敢犯。遂入自鹿頭關。連戰皆捷。詔諸軍皆受崇文節度。河東將李光顏會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關運道。於是闢所署諸將悉舉城降。長驅。

直指成都。關奔吐番。崇文追擒之。遂克成都。屯軍通衢。市肆安堵。如故。崇文檣關送京師。餘無所問。從容指擣。一境皆平。闢有二妾。皆殊色。將吏請獻之。崇文曰。吾奉命伐叛。當以撫安百姓爲急。乃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意耶。崇文義不爲此。因以配將士之無妻者。旣而楊惠琳反。夏州李錡反。浙西先後討平之。

唐一百七十二 王承宗之拒命

三叛旣平。藩鎮惕息。會成德帥王士真卒。子承宗自爲留後。上欲除人代之。不受命。則興師征討。裴珣曰。李納跋扈。不臣王武俊。有功於陛下。前授師道。今奪承宗。於理不順。彼必不服。議久不決。師道納之子。士真武俊之子也。上又欲割成德所屬德棣二州。別除一帥。而授承宗節。與諸學士謀之。李絳曰。德棣隸成德日久。今驟割之。恐其憂疑。怨望不如遣使吊祭。私以此意諭承宗。令其表請。即使不聽。於禮無損。上又問幽州劉濟。魏博田季安。今皆久病。倘其物故。又如成德。則天下何時當平。絳曰。羣臣見取蜀平。吳易如反掌。遂易視天下事。爭獻策。勸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

之速。輕信其言。臣以爲河北之勢。與二方異。西川浙西。本非反側之地。四隣皆國家臂指。劉闢李錡。獨起狂謀。大兵一臨。自然瓦解。河北不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鄰道各爲子孫之謀。萬一或相表裡。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爲患。可勝道哉。太平之業。非旦夕可致。願陛下熟審之。又蔡州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朝廷易帥。此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舍恆冀難之策。就淮蔡易成之謀。脫或恆冀連兵。蔡州畔起。南北俱急。財用不敷。至其時。方赦承宗。則恩威兩廢矣。旣而承宗上表。辭極恭順。上因以成德節授之。而除薛昌朝爲德棣帥。承宗驟舉兵襲德州。執昌朝以去。

唐一百七十三 吐突承瓘之債師附譚忠縱橫之策

上旣決議用兵成德。遂削王承宗官爵。以宦者吐突承瓘爲帥。發兵討之。學士白居易諫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中使監軍。已非令典。况徵天下之兵。而以中人爲元帥乎。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輕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謂宦者統

兵自陞下始耶。且諸將耻受指麾。功何由立。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法度。出自祖宗。陛下甯忍徇近臣之欲。自壞祖制也。上不得已。爲削承瓘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絳人譚忠者。幽州牙將也。以俠鳴河朔間。常爲諸鎮排難解紛。而歸於尊王。以息戰。有戰國策士風。時方爲劉濟使魏。而田季安謀出兵。助承瓘拒王師。忠聞之。懼三鎮連兵如建中故事也。乃說季安曰。如公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平吳。算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動天下之兵而多發禁旅。公知誰爲之謀哉。乃天子自爲謀。將以夸示於臣下耳。若師未叩趙而先挫於魏。能無耻且怒乎。旣耻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練精兵。仗猛將。畢力再舉。鑿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較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矣。不如悉甲以壓趙境。取其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安喜。從其計。取趙堂陽。忠返幽州。復激劉濟使伐趙。濟發兵七萬。卽日出師。拔饒陽東鹿。與諸軍會於定州。承瓘至行營。威令不振。諸將不復稟承與承宗戰。數敗軍中。奪氣果如居易言。

唐一百七十四 魏博歸命

一百

田興承嗣之族子也。有勇畧。頗讀書。識大義。性恭謹。爲田季安牙將。季安晚年淫虐。與數規諫。季安以爲收衆心。欲殺之。不果。已而季安卒。子懷諫幼弱。上欲乘其機而討之。宰相李絳曰。懷諫乳臭子。不能聽斷。軍中大事。必有所歸。田氏不爲屠肆。則爲俘囚。何足煩大兵哉。必有自列將起而代之者。若不倚朝廷之援。則必爲隣道之所深惡。而無以自存。故臣謂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來歸也。懷諫幼。軍政決於家僮。諸將胥憤怒。與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爲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衆曰。汝輩能聽吾言。不犯田氏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視事。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喜。召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矣。將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田興奉其土地。兵甲坐待朝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授之。則是恩出自下。感戴之深。非復今日比矣。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何以慰其心。上從之。除興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絳

又言。魏博六州不霑王化。五十餘年矣。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帑錢百五十萬。繒賜之上。以爲太多。絳曰。興不貪土地。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奈何惜小費而忘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哉。機事一失。難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僅如斯而已。上悅。乃從之。

唐一百七十五 蔡州吳元濟之反

初。蔡州帥吳少誠死。其大將吳少陽代爲節度。少陽陰聚亡命。抄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上久欲討之。而軍興倥傯。未暇及也。已而少陽死。其子元濟自領軍務。與淄青李師道通使相往來。縱兵四掠。擾及東京畿內。詔削其官爵。發十六道兵討之。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李聽。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耶。卽奏請自行。許之。公綽署聽都將。選卒六千授之。戒曰。行營之事。一決於都將。聽感知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嚴明。區畫軍事。老將莫及。士卒在行營者。厚恤其家。士卒皆喜。故每

戰。皆捷。聽晟之子也。李師道數請赦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兵二千。趨壽春。聲言助官軍。實援蔡也。師道素養刺客。數十人。或說師道。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無慮巨萬。請潛往焚之。使諸軍無所食。因劫東都。焚宮闕。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遣襲河陰。轉運院焚錢幣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人情恟懼。多請罷兵。上終不可。時諸軍討淮西久。皆無功。上遣御史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可取之狀。且曰。臣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尚義。必能立功。旣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爲知人。益倚任之。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上於是一意用兵。不爲浮議所惑矣。

唐一百七十六 裴度之相

於時武元衡在相位。上悉以兵事委之。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伐蔡者。元衡贊之也。元衡死。則他相不敢爲主謀。爭勸天子罷兵矣。旣而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

之。取其顛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宰相出入。皆以金吾騎士加絃。露刃左右侍衛。度病臥。二旬。詔以禁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以安師道。心者。上怒曰。若度。則朝廷無復綱紀矣。吾倚度一人。足以辦賊。遂以度爲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師道承宗。皆視此爲向背。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猜忌朝士。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見客。度奏言。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俊。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賓客。許之。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一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衆突遁入南山。洛下震駭。時留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部分指麾。意氣間暇。人賴以安。洛陽西南皆高山。深林。居民嫻射。獵。趨勇。便捷。謂之山棚。元膺募以捕賊。數日。果得之。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也。淨年八十餘。本史思明部將也。勇悍。過人。履險如飛。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元膺鞫其黨。與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客也。密以上聞。上以淮蔡方亟。不復窮治。

唐一百七十七 李愬平蔡之功

淮西用兵兩年。諸軍環賊境者近十萬。日久無功。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旣而唐鄧帥高。霞。厲。大敗於。鎮。城。中。外。駭。愕。爭。請。罷。兵。上。不。可。以。李。愬。帥。唐。鄧。愬。晟。第。二。子。也。愬。至。軍。知。士。卒。憚。戰。以。好。言。慰。之。曰。天。子。以。愬。柔。懦。使。拊。循。汝。曹。爾。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淮。西。人。聞。之。輕。愬。不。爲。備。愬。乃。親。行。視。諸。營。傷。病。者。存。恤。之。士。氣。漸。振。會。賊。將。丁。士。良。被。禽。士。良。者。元。濟。驍。將。也。常。爲。東。邊。患。衆。請。劊。其。心。以。祭。陳。亡。者。士。良。無。懼。色。愬。壯。之。命。釋。其。縛。士。良。感。泣。請。盡。死。以。報。說。愬。曰。元。濟。所。恃。者。吳。秀。琳。倚。爲。左。臂。官。軍。莫。敢。近。然。秀。琳。以。陳。光。洽。爲。謀。主。得。光。洽。則。秀。琳。降。矣。光。洽。勇。而。輕。請。爲。公。禽。之。愬。遣。之。往。遂。禽。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文。城。降。其。裨。將。李。憲。有。才。勇。愬。禮。而。用。之。更。其。名。曰。忠。義。由。是。軍。威。大。振。人。有。戰。志。矣。愬。與。秀。琳。謀。取。蔡。對。曰。秀。琳。無。能。爲。也。非。得。李。祐。不。可。祐。有。勇。略。時。帥。卒。刈。麥。於。張。柴。村。愬。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禽。之。釋。其。縛。待。以。客。禮。時。時。召。入。屏。人。語。至。夜。分。諸。將。恐。其。爲。變。多。諫。者。愬。恐。謗。達。於。

上已不及救。乃械祐送京師。而密表言欲取蔡州。非祐不可。詔以祐還。愬喜。署祐爲兵馬使。使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旦。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嘗時民間舍賊。輒屠其家。愬除其令。使民間宿賊。謀者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愬益得賊中虛實。嘗遣兵攻朗山。敗還。愬獨喜曰。此吾計也。乃募死士三千人。朝夕自教習之。

唐一百七十八 續

祐進策於愬曰。蔡之精兵悉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請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知之。元濟已成禽矣。愬然之。命祐及忠義爲前驅。自將中軍繼之。李進誠殿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盡殺其戍卒。命卒少休。留五百人鎮之。斷洄曲救兵復引而出。諸將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耳。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奸計矣。時北風大雪。旌旗凍裂。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者三十餘年矣。故蔡人絕不。

爲。僞。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及。忠。義。先。登。諸。軍。繼。之。殺。守。門。卒。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開。門。納。衆。入。或。告。元。濟。官。軍。已。入。城。元。濟。猶。不。信。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乃。大。愕。曰。何。等。常。侍。得。至。於。此。始。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愬。曰。元。濟。所。恃。者。洄。曲。之。援。耳。乃。訪。其。守。將。董。重。質。家。厚。撫。之。重。質。果。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門。民。爭。負。芻。薪。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自。餘。不。戮。一。人。自。官。吏。至。厨。廩。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之。老。者。衰。幼。者。長。安。於。悖。逆。遂。不。復。知。有。朝。廷。雖。在。中。原。儼。如。異。域。自。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人。人。得。盡。其。才。咸。樂。爲。用。故。以。三。州。之。地。聚。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而。後。克。非。偶。然。也。淮。西。平。山。東。河。北。皆。震。動。矣。

唐一百七十九 平李師道

淮。西。既。平。上。遂。謀。乘。勝。誅。李。師。道。命。田。弘。正。李。光。顏。督。諸。鎮。兵。討。之。弘。正。請。自。黎。陽。濟。河。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卽。當。仰。給。度。支。兩。將。或。相。疑。沮。則。必。益。致。遷。延。與。其。度。

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則賊衆搖心矣。上從之。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弘正將全軍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城中。大震。師道發民治城。晷夜及。婦人。民怒。且怨。大將劉悟。將兵萬餘。屯陽穀。悟寬厚得士心。或讒諸師道。謂其將有異志。師道信之。使張暹斬悟。暹與悟善。以師道手敕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王師。誠無負司空。而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君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耳。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君還入鄆州。奉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且富貴可圖也。有異議者。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命。乃令士卒。夜半啓行。比曉。已至城下。城中譁譟震地。開門納悟軍入。悟勒兵捕師道。及其二子。斬之。送弘正軍前。弘正露布以聞。淄青十二州皆平。上命侍郎楊於陵奉命宣撫。分其地爲三鎮。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自廣德以來。方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者六十餘年。至是始盡遵朝廷約束矣。

唐一百八十 憲宗晚年之驕侈

百〇八

淮。鄆。既。平。上。自。謂。天。下。無。事。浸。以。驕。侈。發。六。軍。修。麟。德。殿。禁。軍。將。張。奉。國。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廣。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以。爲。言。上。怒。貶。奉。國。等。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神。仙。之。事。繁。然。并。與。矣。判。度。支。皇。甫。鏐。鹽。鑛。使。程。異。皆。僉。人。也。窺。上。意。數。進。羨。餘。又。以。厚。賄。結。中。官。由。是。有。寵。皆。以。爲。宰。相。制。下。朝。野。駭。愕。市。井。負。販。者。皆。嚙。之。裴。度。耻。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上。疏。曰。鏐。異。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鏐。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謗。讟。紛。然。人。人。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軍。食。幾。至。激。成。潰。亂。程。異。雖。心。事。和。平。可。膺。繁。劇。然。人。品。庸。下。豈。宜。濫。厠。台。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從。臣。實。無。顏。更。處。廊。廟。所。惜。者。淮。西。盪。定。河。北。來。朝。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墜。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鏐。自。知。不。爲。衆。論。所。與。益。巧。詔。以。自。固。上。傾。心。委。任。度。數。諫。不。

聽。罇。益。無。所。忌。憚。異。亦。自。知。不。洽。清。議。然。尙。能。廉。謹。謙。遜。爲。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過。上。從。容。語。宰。相。曰。人。臣。當。力。行。爲。善。何。乃。好。結。朋。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始。謂。之。朋。黨。外。雖。相。似。中。實。懸。殊。在。聖。主。能。辨。其。邪。正。耳。

唐一百八十一 憲宗暴崩之疑案

上晚年尤好神仙。詔天下廣求方士。皇甫鏘因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丹藥。泌言天台多仙草。誠得爲彼土長吏。庶幾可求。上即以泌爲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進言。會中官爭言鳳翔泮門寺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天下太平。今正直其時。上遣中使迎致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不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力諫。上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愚。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

得懼而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鏘李道古保護之上。仍使待詔翰林。照其藥。日漸燥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藥以療疾。豈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爲性。酷烈燥毒。又益之以火氣。殆非府藏之所能勝也。古者君父飲藥。臣子先嘗。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得失可辨矣。上怒。貶潏爲江陵令。自是上益躁怒。左右宦官往往以小故獲譴。有死者。人人自危。十五年正月。遂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中宦陳弘志實行弑逆。其黨類諱之不言。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太子恒卽位。是爲穆宗。貶皇甫鏘爲崖州司戶。而誅柳泌。泌自言有仙術。監刑者心懷懼恐。其化去及解衣就戮。竟無他異。人始知其妄也。

唐一百八十二 唐之再失河北

穆宗承憲宗英察之後。海宇宴安。強藩惕息。使以中材守之。未嘗不可。蒙業而安。而乃天子荒嬉。宰臣聾瞶。老成疎棄。賄賂公行。遂使三叛連衡。河朔再亂。終唐世不復能取。甚矣天下之大勢。得之難而失之易也。長慶初元。王承宗卒。弟承元以成德歸。

朝詔移鎮滑州。而以田弘正鎮成德。李愬鎮魏博。盧龍帥劉攄棄官爲僧。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平薊。媯槽爲一道。請除張弘靖。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盧士玟爲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寬簡得衆心。總以燕人桀驁日久。欲假弘靖儒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習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士玟則總姻也。總又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用。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爵位之意。又盡括征馬萬五千匹。獻之於朝。以絕燕人濟亂之具。然後削髮去。是時上方酣宴。不以天下爲念。裴度李絳皆在外。鎮而宰相崔植杜元穎性行庸鄙。不知安危。大計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玟領之。餘皆統於弘靖。克融輩久在京師。至假貸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一不省。未幾皆勒歸本軍。驅使克融等皆憤怒。弘靖故三代宰相。驕貴自尊。政事一委幕僚。皆少年輕薄嗜酒豪縱。裁刻糧賜。軍士有訴者輒以反虜詢之。謂曰。今天下太平。汝輩能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人人怨怒。遂連營呼噪作亂。囚弘靖而奉克融爲留後。於是河北之亂再起。

田弘正之赴鎮成德也。自以昔討王承宗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奏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支供其廩餼。戶部侍郎崔俊剛。徧無遠識。不肯給。弘正不得已。遣魏兵歸。成德將王庭湊者。胡人也。果悍陰狡。潛謀作亂。畏魏兵。在不敢發。及魏軍已去。遂夜結牙兵。殺弘正。脅監軍。奏求節鉞。朝廷震駭。李愬聞變。素服痛哭。謂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霑聖化。安窳富樂者。田公力耳。今鎮人不道。輒害忠良。是輕魏博。以爲無人也。諸公受田公恩。獨不思所以報之乎。衆皆踊躍。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遺之。曰。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勛。吾又以平淮。蔡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徇於軍。報曰。敢不效死。愬誓師將發。會疾作。不果出兵。詔起弘正子布爲魏博節度使。布固辭不獲命。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於堊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斥賣舊產得錢三十萬緡。以頒將士。舊將老者。皆兄事之。詔以庭湊罪甚於克融。乃赦克融而專討庭湊。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

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餘。萬。四。面。攻。圍。已。及。半。年。而。王。師。無。功。者。由。節。將。太。衆。心。力。不。齊。故。耳。請。令。李。光。顏。帥。諸。道。勁。兵。開。弓。高。之。餉。路。解。深。邢。之。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以。太。原。全。軍。兼。招。討。之。職。四。面。壓。境。觀。衅。而。動。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不。待。誅。夷。賊。必。自。生。變。故。仍。詔。止。選。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號。令。齊。一。必。有。成。功。疏。奏。不。省。

唐一百八十四 續

初。田。布。從。父。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及。爲。帥。遂。寄。以。腹。心。軍。中。精。銳。悉。以。委。之。而。憲。誠。竊。懷。不。軌。密。相。搆。扇。布。召。諸。將。議。出。師。諸。將。皆。偃。蹇。不。肯。行。曰。尙。書。能。行。河。朔。故。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出。戰。則。不。能。也。布。歎。曰。事。不。成。矣。卽。日。作。遺。表。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旣。無。功。敢。忘。卽。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無。使。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乃。入。啓。父。靈。抽。佩。刀。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自。刺。其。心。而。死。衆。遂。擁。憲。誠。爲。留。後。朝。廷。不。能。討。竟。以。節。鉞。授。之。於。是。王。庭。湊。方。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皆。以。

乏食不能進。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爲節度使。遣韓愈宣慰其軍。庭湊雖受命。而深圍不解。詔愈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行。至鎮州。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庭。庭湊曰。所以紛紛者。皆此曹爲之。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尙書有將帥才。故授之節鉞。乃不能自制其士卒。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猶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耶。祿山思明。元濟師道子孫。有至今尙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子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建節。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因與愈宴。禮而歸之。元冀突圍出深州。河北由是再失。然元和以前。政在將帥。長慶以後。政在士卒。將帥稍不如意。即譟而逐之。歸諸朝廷。朱克融史憲誠。旋亦被亂軍所殺。繼任者雖跋扈。不復如前之强大矣。

唐一百八十五 劉蕡對策直言

穆宗崩。太子湛卽位。是爲敬宗。敬宗年少失德。狎昵羣小。爲宦官劉克明所弑。宦官

王守澄討克明而立江王涵。是爲文宗。自元和之末。宦者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會策試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略曰。今日之所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陛下欲篡弑之。漸莫若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臣。使輔相得專其任。庶職得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摠天下之政乎。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也。夫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謀不足以剪除凶逆。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閭閻。羈縲藩臣。下臨宰輔。墮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以制君父。假天子之柄。以御英豪。有藏姦窺衅之人。無仗節死難之士。臣非不知言發而禍隨。計出而身戮。蓋上以痛宗社之危。下以哀生人之困也。甯忍姑息。畏忌竊陛下一時之寵哉。考官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之威。不敢取物論。囂然稱屈。中第者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皆除官。郃歎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言。臣所對。

策不及。賁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賁直庶忠良。道伸綱紀。不絕不報。賁由是不得仕於朝。廻翔使府以終。

百十六

唐一百八十六 李德裕鎮蜀之功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李吉甫之子。有唐名相第一人。也以才行爲裴度所知。而牛僧孺。李宗閔。羣小相比。疾度老成。忠亮極力排擠。因及德裕。而黨禍起矣。杜元穎之鎮西川也。以文雅自高。不恤士卒。刻削衣糧。士卒不能自給。因入蠻境。鈔掠。南詔反。以衣食資之。蜀中動靜。蠻無不知。南詔曾嗟巔。遂謀入寇。以蜀卒爲鄉導。徑抵成都。陷其外郭。大掠而去。蜀土爲之蕭然。朝廷貶元穎。而以德裕鎮蜀。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全蜀地形。南入六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親歷。乃練士卒。葺堡障。積糧儲。以飭邊備。蜀土遂安。於是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懾德裕。威望。帥所部來降。維州者。唐西邊備險。吐蕃盜而有之者也。德裕遣兵據其城。以狀上聞。事下尙書省。百官集議。皆請如德裕策。牛

僧孺爲相。疾德裕之有功也。乃言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得一維州。不足損吐蕃之勢。而適召兵端。上惑其言。詔以維州城并悉怛謀歸之吐蕃。吐蕃戮諸境上。極其慘酷。後德裕爲相。乃疏陳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三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賊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臣到蜀以來。外揚國威。中緝邊備。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附。可滅八鎮防兵。坐收千餘里故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願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絕忠欺之情。快凶虐之醜。乞追獎忠魂。以彰公論。乃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唐一百八十七 宋申錫之獄

文宗溫恭節儉。敬禮士大夫。固有唐一代之令主也。惜其優柔寡斷。知裴度李德裕之賢。而不能。用牛僧孺李宗閔。方以朋黨之說驅除。正類而王涯賈餗之流。又以鄙

夫。而。當。大。任。宦。官。專。柄。歷。八。朝。矣。文。宗。所。任。非。人。願。欲。去。累。朝。之。積。患。豈。不。難。哉。卒。之。折。足。覆。餗。禍。起。蕭。牆。將。相。橫。尸。宮。門。喋。血。成。千。古。未。有。之。大。變。而。帝。亦。受。制。家。奴。憂。鬱。以。終。吁。可。悲。矣。是。時。宦。官。柄。政。者。爲。王。守。澄。次。之。則。陳。弘。志。仇。士。良。諸。人。皆。元。和。弑。憲。宗。者。實。歷。弑。敬。宗。者。逆。黨。也。上。密。謀。誅。之。嘗。問。計。於。翰。林。學。士。宋。申。錫。申。錫。請。以。漸。除。其。偏。上。謂。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遂。命。爲。宰。相。申。錫。引。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遽。洩。其。謀。爲。守。澄。所。知。鄭。注。者。守。澄。客。也。才。辨。縱。橫。自。命。爲。王。佐。才。因。爲。守。澄。畫。策。使。人。誣。告。申。錫。謀。逆。將。廢。上。而。立。漳。王。湊。上。以。爲。信。然。甚。怒。守。澄。將。遣。卒。屠。申。錫。家。其。儕。輩。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大。亂。矣。守。澄。乃。止。上。命。捕。所。告。品。官。晏。敬。則。等。于。禁。中。鞠。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元。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皆。請。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元。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慎。重。况。宰。相。乎。上。意。稍。解。牛。僧。孺。進。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求。且。其。人。必。不。至。此。願。陛。下。三。思。後。行。無。墮。奸。人。術。中。注。恐。覆。勘。事。覺。使。守。澄。勸。上。止。行。

貶黜。於是貶申錫開州司馬。而降封湊爲縣公。後數年而有甘露之變。

唐一百八十八 李訓鄭注之進用

宋申錫既貶。鄭注益貴重。用事。李訓者。宗室子也。坐事流嶺南。遇赦還京。因注以通於守澄。守澄荐諸上。言其善易。上召與語。訓儀狀秀偉。倜儻尙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一見大悅。欲用爲諫官。置之翰林。李德裕不可。上爲出德裕而以訓爲翰林侍讀。學士。訓注表裏用事。窺上意之惡宦官也。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與謀。大事密以誠告之。訓注皆力引爲己任。爲上畫太平之策。以爲先除中官。次復河隍。次收河北。開陳方畧。如指諸掌。上以爲信然。寵遇日隆。言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好服鹿裘。以隱逸自處。上待以師友。常居禁中。或時出休沐。輒賓客填門。賂遺山積。人第知二人倚宦官作威福。而不知其與上有謀也。上之立也。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押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時陳弘志方爲興元監軍。訓勸上討元和之亂。召之還。至青泥驛。封杖殺之。上益傾心倚任。遂命爲宰相。訓起自流人。期

年登政地。天下事皆取決焉。他相充位而已。訓以鳳翔近京且精兵所聚。因出注爲鳳翔節度使。以爲外援。於是大誅宦官之謀定矣。訓說上授守澄爲觀軍客使。尊以虛名。實奪之權也。旣而遣中使就其第醜殺之。陽爲輟朝贈官以安其黨。訓注本附守澄得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伏法而益畏訓注之陰險也。

唐一百八十九 甘露之變

鄭注之赴鎮也。本與李訓謀。選壯士數百爲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之葬。因請令內臣盡集送葬。以親兵聚而殲之。使無遺類。約旣定。訓與其黨謀如此。則事成。注專其功。乃復以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爲部曲。以羅立言知京兆府事。韓約爲金吾將軍。又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俟宦官旣誅。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與。預其謀。它人不得知也。築室道謀。各懷私見。識者已慮其必敗矣。大和九年十一月。日長至。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石榴。夜有甘露。因舞蹈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與勸上往觀。以承天貺。上許之。先命宰相往視。訓還奏非真。

未可宣布。上顧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覆驗之。宦者既去。訓召行。餘璠受敕。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人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之入。士良等至。左仗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動。幕開。內執兵者甚衆。士良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衛乘輿者人賞百緡。宦官即舉軟輿迎上。決殿後。罟罟疾趨北出。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孝本帥御史台從人二百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纔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而出。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慚懼。竟不能言也。

唐一百九十續

士良等命神策兵五百人露刃出拒。殺金吾衛士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間酤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擒舒元輿王涯羅立言王璠等。皆繫兩軍。涯年七十餘。不勝楚。自誣服與李訓等謀行大逆。禁兵及坊市。惡少年乘勢剽掠塵埃漲天。明日百官入朝。上問宰相何以不見。士良曰。王涯等謀反已繫獄矣。因以涯手狀呈上。上召左

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之悲憤。不自勝。謂曰。是涯手書乎。皆對曰。是也。乃命楚覃參決機務。楚草制。宣告中外。叙涯等反事。語多疑似。士良不悅。由是不得爲相。而以覃及李石同平章事。擒賈餗。李孝本。訓爲人所殺。神策兵以涯等獻於廟社。狗於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於獨柳之下。親屬皆死。孩稚無遺。數日之內。生殺除拜。皆決於中。官上不之知也。鄭注入朝。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軍伏甲殺之。滅其家。士良等進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曰。涯等荷國寵榮。安肯搆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卽誣以反。逆若其實。有異圖。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可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飭封疆。訓練士卒。如茲。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懼。乃加從諫司徒。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滌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者含冤而生者荷祿。凶暴揚。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強。

唐一百九十一 文宗晚年受制宦寺之苦

文宗之季年。可謂憔悴憂傷。誠無樂乎爲君者矣。觀於此。而知專制政體之極敝也。自甘露變後。上常忽忽不樂。或徘徊眺望。獨語歎息。嘗語宰相曰。朕每讀書。耻爲庸主。然與卿等議論天下事。輒扼腕而未之能行。但飲醇酒求醉耳。時宦寺恣橫。獨李石忘身殉國。綱紀粗定。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而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可如何也。初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既長。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上召宰相百官。議廢立之舉。皆言太子年少。尙可徐圖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狄兼謩論救尤切。至於流涕。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而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上意少解。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既而太子暴薨。蓋宦官不嫌於文宗。必欲殺其子而後快。宮省事秘。人莫詳也。上謀於宰相。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爲儲。會上幸會稽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往來其下。如發狂然。上怪問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泣然曰。朕貴爲天子。乃不及一匹夫。因感傷。

發病。疾少間。偶召學士周墀侍坐。上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墀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上曰。朕何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君。陛下奈何比之。上曰。赧。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沾襟。墀亦流涕。不能仰視。由是不復視朝。未幾。遂崩。仇士良不願立皇太子。乃矯詔廢太子。仍爲陳王。而立上弟穎王瀛。是爲武宗。

唐一百九十二 杜牧之論時事

文宗之世。方鎮桀驁。將驕卒惰。武備廢弛。中書舍人杜牧。憤朝廷之專事姑息也。乃作書。名罪言。大略以爲。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瀆戰。又傷府兵之壞。作原十六衛。略曰。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外開折衝。果毅。諸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三。時。畊。稼。一。時。講。武。力。解。勢。破。人。人。自。愛。豈。暇。異。圖。自。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開。四。夷。于。是。府。兵。內。敝。邊。兵。外。作。尾。大。中。乾。而。天。下。愀。然。矣。今。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

置。府。立。衛。乎。又。作。守。論。以。爲。今。之。議。者。皆。曰。偏。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象。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怨。氣。不。萌。此。大。歷。貞。元。之。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耶。愚。則。曰。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于。家。刑。罰。于。國。征。伐。于。天。下。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耳。大。歷。貞。元。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以。塞。無。涯。之。爭。首。尾。支。體。幾。不。能。自。相。運。掉。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又。嘗。注。孫。子。而。自。爲。之。序。曰。兵。者。大。刑。也。刑。者。政。事。也。不。知。自。何。代。始。分。爲。三。縉。紳。之。士。不。敢。言。兵。豈。知。自。古。之。主。兵。者。必。聖。賢。才。傑。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于。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于。將。耳。彼。爲。相。者。安。得。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也。哉。時。人。以。爲。知。言。

唐一百九十三 武宗之英斷

武宗天資英果。比于憲宗。而任賢勿疑。則又過之。御宇六年。內馭兩河。外平回部。固宥。唐一代之令主也。偷使天假之年。則貞觀開元之治。何難再見哉。武宗之立也。非

學相意。故即位之始。楊嗣復。李珣。皆罷相。而亟召李德裕入朝。任之以政。德裕既入。謝言於上曰。政理之要在乎辨羣臣之邪正而已。夫邪之與正。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君子如松柏。獨立不倚者也。小人如藤蘿。非依附他物。則不能自立者也。故君子一心奉國。而小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奸邪得乘間以入耳。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君心始疑。于是芻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季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良。以爲輔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弗移。天下何憂不理哉。上即位以來。大權獨攬。不復聽信宦官。宦官亦畏上。莫敢干預政事。上外雖尊禮仇士良。而中實忌之。士良亦頗覺。遂以老病請致仕。上遽許之。其黨送士良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聲色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

將被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唐一百九十四 回鶻之平回鶻卽回紇憲宗時改名

結。憂。斯。部。落。者。卽。古。之。堅。昆。唐。初。之。結。骨。而。今。俄。羅。斯。屬。之。高。加。索。部。也。自。古。未。通。中。國。乾。元。中。爲。回。鶻。所。破。其。人。悍。勇。回。紇。吐。蕃。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中。衰。其。酋。長。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擊。之。連。兵。三。十。餘。年。卒。爲。所。敗。回。鶻。可。汗。被。殺。諸。部。逃。散。可。汗。兄。弟。噶。沒。斯。等。及。其。相。赤。心。那。頡。噶。各。帥。所。部。抵。天。德。塞。下。買。穀。食。且。求。內。附。天。德。軍。奏。回。鶻。潰。軍。浸。逼。西。受。降。城。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於。是。回。鶻。諸。部。奉。酋。長。烏。介。爲。可。汗。天。德。軍。使。田。牟。弘。正。次。子。也。欲。擊。回。鶻。以。立。功。奏。稱。回。鶻。諸。部。將。噶。沒。斯。等。侵。逼。塞。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皆。以。爲。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投。人。猶。當。活。之。况。回。鶻。夙。有。大。功。於。國。今。爲。鄰。國。所。破。遠。依。天。子。未。嘗。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之。糧。食。此。漢。宣。帝。之。所。以。服。呼。韓。邪。也。上。問。德。裕。噶。沒。斯。之。來。歸。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猶。不。敢。保。况。敢。保。數。千。里。戎。狄。之。

心乎。然。盟。沒。斯。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烏。介。始。立。爲。可。汗。半。載。以。來。故。無。君。臣。之。分。豈。可。謂。之。叛。將。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不。虞。仍。詔。田。牟。毋。得。邀。功。生。事。以。啓。邊。衅。上。悅。從。之。已。而。盟。沒。斯。誘。殺。赤。心。擊。走。那。頡。曷。率。所。部。來。降。詔。以。盟。沒。斯。爲。懷。化。郡。王。賜。姓。李。氏。名。曰。忠。忠。以。其。所。部。爲。歸。義。軍。上。遣。兵。部。侍。郎。李。拭。巡。邊。察。將。帥。能。否。拭。還。奏。劉。洸。有。威。略。可。任。大。事。乃。以。洸。鎮。河。東。

唐一百九十五 續

先是德宗朝。以宗女太和公主。妻回紇可汗。黠戛斯自謂李陵之裔。與唐同姓。既破回鶻。得公主。遣達干十人。奉以南歸。達干者。黠戛斯貴官之號也。時朝廷猶未知其事。李德裕請遣使齎詔。詣盟沒斯。訪求公主所在。從之。旣而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等。盡殺之。而劫公主南度磧。屯於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爲可汗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部衆。上乃遣使慰問。賜以米三萬斛。且與烏介敕書。喻以宜率部衆。漸復故疆。漂泊塞垣。殊非良計。至借城以居。歷朝未有此。

比。或欲但求聲援。亦須且於漢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倘須應援。必無所吝。尋當遣使冊命。而烏介不奉詔。帥所部突入大同城。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寇雲州。上始決意用兵。詔諸州發兵集塞下。俟來春致討。會昌三年春正月。烏介可汗犯振武邊境。劉沔使石雄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襲其牙帳。而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營。見氈車數十乘。從者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駐車勿動。乃鑿城爲數十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悉兵追擊。大破之。於殺虎山。可汗被創遁去。雄迎公主以歸。自回鶻事起。每有詔敕。上輒命德裕屬草。德裕請委翰林。上曰。學士不能盡得人意。須卿自爲之。其專任如此。

唐一百九十六 李德裕籌邊之策

回鶻旣破黠戛斯。使來入貢。且云安西北庭已爲所得。上欲就求二鎮地。李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庭五千里。異時絲河西隴右抵玉門關。皆我郡縣處。

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陷入。吐蕃則須遶道回鶻。回鶻破滅。未識黠戛斯果能有其地耶。假令安西可得。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輓。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至近。力猶苦不足。况七千里外之安西哉。臣以爲繼得之亦無所用也。昔魏相請罷出車師。賈捐之議棄珠厓。狄仁傑亦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三臣者。當全盛時。尙欲棄割以肥中國。况久沒荒遠之地乎。持實費而市虛名。是滅一回鶻而更生之也。上乃止。黠戛斯來獻名馬。上使太僕卿趙蕃飲勞之。黠戛斯請冊命。上恐其不修臣禮。且索賂遺。德裕曰。回鶻有掃平安史之勛。故有歲賜。和市黠戛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若慮其不臣。當先與之約。必稱臣。乃行冊命。則彼自無辭矣。上從之。乃冊黠戛斯爲英武誠明可汗。以李拭充冊使。上欲乘勝規復河湟。德裕乃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鑛歲入錢帛十萬緡。匹明年減其三分之一。凡諸道所運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而摠其成於宰相。會上崩。其事遂廢。德裕數求問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

大事皆未就。卿豈可求去耶。

唐一百九十七 昭義之叛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積成猜沮。及病篤。謀效河朔三鎮故事。以弟子稹爲都知兵馬使。屬以軍政。旣卒。稹秘不發喪。逼監軍崔士康。爲之奏求旌節。上召諸宰相謀之。皆以爲回鶻餘燼未平。復討澤潞。國力恐將不支。李德裕獨曰。昭義事體。與河朔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以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李抱真艱難百戰。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事。宰相又無遠圖。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所爲天子。威令不能復行於遠近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能克否。對曰。稹所恃者三鎮之連衡耳。但得鎮魏不與同謀。則穰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於潞。不欲更出禁軍。邢洛磁三州。即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有功。當厚加賞。

賈。苟。兩。鎮。聽。命。不。從。秀。沮。撓。則。稹。定。成。禽。矣。上。大。喜。曰。吾。與。卿。同。之。保。無。後。悔。也。遂。決。議。討。稹。命。德。裕。草。詔。賜。成。德。魏。博。兩。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存。子。孫。之。謀。欲。爲。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稱。其。措。詞。切。要。曰。正。當。如。此。直。告。之。也。又。賜。盧。龍。帥。張。仲。武。詔。令。專。防。回。鶻。元。達。弘。敬。受。詔。悚。息。聽。命。元。達。卽。日。出。師。屯。趙。州。制。削。奪。從。諫。及。稹。官。爵。命。元。達。弘。敬。爲。招。討。使。與。河。東。劉。沔。河。陽。王。茂。元。合。力。致。討。

唐一百九十八 續

先是。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遣。使。弔。祭。繼。之。以。冊。贈。申。之。以。宣。慰。往。來。商。度。必。不。受。命。然。後。用。兵。故。常。遷。延。半。載。俾。軍。中。得。以。爲。備。是。役。也。宰。相。亦。議。遣。使。上。不。許。卽。日。下。詔。出。師。上。猶。恐。鎮。魏。之。陽。奉。陰。違。也。詔。御。史。中。丞。李。回。持。節。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元。達。弘。敬。皆。具。橐。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使。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辨。有。膽。氣。三。鎮。莫。不。奉。詔。德。裕。

言。往。者。河。朔。用。兵。諸。鎮。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月。今。請。詔。諸。軍。令。元。達。直。取。邢。州。弘。敬。直。取。洺。州。王。茂。元。李。彥。佐。直。取。澤。潞。毋。得。取。縣。上。從。之。彥。佐。行。甚。緩。下。詔。切。責。以。石。雄。代。之。先。是。淮。西。成。德。之。用。兵。也。皆。中。人。監。軍。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預。聞。諸。道。銳。兵。勇。士。監。軍。悉。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旂。自。表。師。小。不。利。輒。卷。旗。以。遁。大。兵。隨。之。北。由。是。王。師。所。向。多。負。及。討。回。鶻。澤。潞。德。裕。建。請。詔。書。付。宰。相。乃。下。監。軍。不。得。與。聞。軍。政。率。兵。百。人。止。許。取。一。人。自。衛。自。是。號。令。明。一。所。向。有。功。矣。元。和。後。數。用。兵。宰。相。至。不。得。休。沐。日。舉。燭。乃。得。息。德。裕。在。位。雖。羽。書。絡。繹。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皆。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唐一百九十九續

王元達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達密奏弘敬陰持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方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宰將忠武全師取道魏

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聞。宰將至。倉皇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初。河東行營奏請益兵。詔節度使李石以二千人赴之。太原無見兵。楊弁方以千五百人戍橫水。石令之往。劉沔之去河東也。竭府庫治行。石初至。軍用乏絕。時已歲盡。衆請過正旦而後行。監軍呂義忠趣之。弁遂挾衆作亂。石奔汾州。弁據軍府。與劉稹約爲兄弟。朝議喧然。言澤潞未平。河東又叛。兩地皆宜罷兵。德裕力爭。以爲不可。上遣中使馬元實詣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實受弁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問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於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石正以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敵。弁何能擁。有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召募所得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太原正以貧乏之故。乃致此亂。弁何從取之。元實語塞。德裕曰。縱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耳。乃召王逢。以易定汴兗兵還討。弁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命。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自取太原。禽楊

弁。盡誅亂卒。送弁京師。并其黨斬之。

唐二百 續

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取太原。而成卒禽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深識此意。必不敢淹留。使其進軍。則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從之。劉稹少年懦弱。左右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無賞。由是人心離怨。邢洛磁三州皆請降。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今所宜先處者何事。耶。德裕曰。萬一鎮魏欲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請以盧弘止爲三州留後。以息其謀。上從之。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使人說稹。以兵授誼。而束身歸朝。稹信之。誼遂殺稹。滅其族。降於王宰。宰以狀聞。德裕曰。劉稹駭。豎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如此耳。乃詔石雄以七千人入潞。

州。盡執誼等送京師。斬之。盧鈞素寬厚愛人。上以爲昭義帥。鈞至鎮。散卒來歸者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加德裕太尉。封衛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朕但恨無官賞卿耳。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召而語之。曰。河北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爵賞。以馭羣情。歸語爾帥。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名。結知明主乎。由是三鎮惕息不敢有異志。



教育學教科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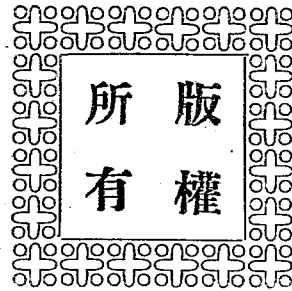
(定價大洋六角五分)

此書本師範講義錄底本參攷書凡二十餘種而又加以訂正參以經驗內分五章一日教育者凡教師之學識技能品性補習覺悟天職皆備述焉二日被教育者凡生徒之身體心意與社會關係皆備述焉三曰目的凡養成生徒身體心意與倫理品性社會公民之法皆備焉四曰方法凡物理衛生教育訓練諸法皆備焉五曰制度凡幼稚園以至大學暨慈善教育諸制皆備焉簡而不略詳而不濫搜羅宏富斟酌適中誠我國師範學堂與教員自修第一良本也

上海四馬路廣智書局

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印行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著者 咸陽李岳瑞

印刷所 上海西門外梅林山路順元里
廣智書局活版部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廣智書局

分售處 各省大書莊

(國史讀本卷五全一冊)

6
A04071

